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創造

甌風雜誌

八十二老人池志澂題

區風雜誌第四期目錄

通論

勸學下

名著

敬業堂詩校記 未刊本

鮮庵遺文 未刊本 (續)

老子發微 未刊本 (續)

六齋論文 未刊本 (續)

專載

方國珍寇温始末 (續)

太鶴山人年譜 (續)

孫敬軒先生年譜

續史通 (續)

文苑

王仲蘭先生墓誌銘

稽齋述林跋

經微室遺集跋

辛白詩鈔跋

林損

方成珪遺著

黃紹箕遺著

陳徽宸遺著

宋 衡遺著

葉嘉楨原著

劉紹寬增補

端木百鍊原著

陳延 劍

宋 慈 抱

池源瀚

孫延劍

前人

林損

宋徵君年譜後序

跋鮮庵輯後

懷舊十四首

蟲詩十二章

易安居士填詞圖為余真題

聞遼東戰訊不眠作

歎逝四首

南昌從役

孫藻田師七十壽序

陳介石先生哀詞

叢錄

藝菊瑣言

全臺遊記

紀事

鄉事紀聞

本社紀事

陳 哲

陳 謚

池志激

王理孚

陳閱慧

夏承燾

宋慈抱

李 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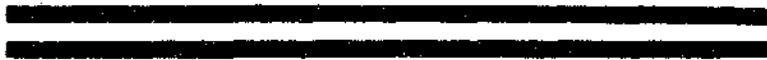
李鴻章

葉爾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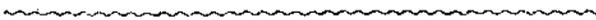
陳葆善遺著

池 志 激

循 止 論



下 學 勸



損 林



甌風雜誌凡例

一詩云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此本社甌風雜誌之所以作也

二本誌欲以闡揚先賢遺著昌明故有永嘉學術正俗解蔽而止於至善爲職志

三本誌內容區分通論名著專載文苑叢錄紀事六門通論不務空言名著表章往哲專載刊近人述作文苑分內外二篇叢錄

以載筆記小說之類紀事則鄉事社事二目附焉

四本誌材料蒐輯準以浙江舊甌海道屬區域爲限

五凡非甌人著述其有關於甌人之學術行誼而作者如墓誌傳狀碑銘序跋哀誄詩詞之類悉於本誌文苑外篇見焉

六本誌所載文字除在藉撰述諸人以外凡散處各地同鄉有以

來稿見惠其不悖本社宗旨而文詞雅馴者亦當盡量容納

七甌人前輩遺籍凡有未經印行者本社竭力代爲刊布無論長

篇短冊均可逐期分載並俾閱者自能類訂專書做舊國粹學

報例也

八本誌組織設總理事一人副理事二人規畫一切進行事宜總編輯一人編輯六人分任徵叢撰述事宜

九本誌定爲月刊全年十二冊自民國二十三年一月起按期每

月二十日出書

十本誌社址暫設浙江溫州瑞安楊衙街十六號

勸學下

林 損

或曰在明明德之說則既聞命矣而大學復言親民何也曰親民者所以爲政也明明德而不親民則其德之量未擴私於一身而不足公於天下夫德豈一身所獨有哉析之於人人受其益而於我無所損故能抵於至善而有所止其推修身以齊家治國平天下猶此旨也且古之明明德者無不施之於政古之爲政者無不取之於學取之於學者非徒以其才亦以其德也無才不可以治民無德不可以化民治之不如化之蓋無愚智所共曉矣然治且不能奚自而化故取才亦必在學而稍抑按之焉孟子曰賢者在位以德而言也又曰能者在職以才而言也子產曰吾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爲政必取之於學也章實齋曰古人未嘗舍政而言教未嘗舍事而言理爲學必施之於政也上古政與教合

而以官爲師官之大者才與德之度皆稱之故能以身爲範而善其教章氏知古人未嘗舍政以言教而不知舍聽之外無重政故其言又曰古人未嘗言理然理者事之導德之表苟不精於理而舉事事必失中且將有大咎有明德而不酌於理則用非爲是用是爲非糠粃眯目四方易位紛然失其所操持故誠意之先必以致知非迂闊而不肯一蹴以達也若夫明德旣明事理旣澈施之於政雖不在朝猶可或問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於乎豈惟孝友百行皆由是矣是故有德者之爲德也在周於耳目浹於見聞洽於情性悉其苦樂不曰治民而曰親民親民也者自雜於稠人之中有家人父子之好無君臣上下之等而盡去九重懸隔之患居其室一言而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後世陳實王烈管甯之倫皆古之

遺良也哉且昔者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爲好學然居於陋巷無卿大夫之位才能無所展布可徵於經傳者惟不遷怒不貳過其心三月不違仁則仲尼言之心齋三月至於坐忘則莊子舉之而北山之對自謂得賢王明主輔佐之將使由也失其勇賜也失其辨何其亢也不得賢王明主而逍遙仁義之鄉彷徨道德之域不改其樂遂終其身何其潔也故孔子嘗謂之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若顏淵者可謂善藏其用者矣其餘諸子若漆雕開未能信仕而子悅子路欲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孔子豈以仕爲不可哉不學而仕君子所大懼也強於行己弱於治人怵於得祿慎於待身君子所深喜也彼仕者必有其時必有其遇必有其制三者不足才能雖具無所用之矣入仕之制莫備於禮禮曰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

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之司馬曰進士司馬論進士之賢者以言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慎矣夫古之用人也故古之於學有考課升陟而無畢業其位既陟則其業日益進體諸事功皆有所準的一發而中再發而洞貫之何者其素所蓄積然也今之人則不然童年束髮以入學校窮響以聲捫日於燭疑似未得而歷歲已久則業畢矣業之畢也得文契一紙攝緘籐固局鑄以守之荒而不能復治及乎干祿則舍其所學不循於制而求遇合於人與時之間使滿欲以歸猶浮雲也趙孟所貴趙孟能賤無實尸名謂之不祥况倒行逆施求魚而緣木者乎一旦失志悻然之色見於顏面怨天尤人嗟卑嘆老若有無窮之屈辱者不患所以立而患乎

位患人不己知而不患無可知者以古之制律之論定任官頒爵受祿將反足奔走之不遑耳不然集無量數小人之尤使之握政權掌天下之大務紊亂決裂吾民且不慘生彼輩方且以得志鳴高於衆一人得志則禍萬人萬人得志則不得志者百餘萬不得志者愈多營求者愈亟得失愈微傾軋愈工廢學愈甚道德愈墮滅不可復舉談士充衢騷人盈座口誦治平意慕華利以南冠楚囚之面目市痛哭太息之文章天爵不修悲人才之易老俟命未習謂鼎鑊之備嘗大任若斯平治在我滔滔者吾備見之若夫幽而益芳窮而愈樂食菽飲水歌聲若出金石者斯何人歟空聞其語何違世之遠也雖然道德之衰也有日矣自姚賈陳平含垢納污自鬻於世主清議猶存譏評或起則巧言以自解至以詬醜大辱爲立功之士而誹及卞隨務光申屠狄孝已曾參之倫秦皇漢

祖喜其便佞亦從而優異賓禮之上有好者下必有甚而風會爲一變矣曹操既有冀州崇獎蹶弛之士至於求負污辱之名見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者下令再三懸諸象魏於是權詐迭進姦逆萌生故董昭太和之疏極謂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爲本專更以交游爲業國士不以孝悌清修爲首乃以趨勢求利爲先痛矣夫政治之蠹莫過於權詐奸逆而權詐奸逆之在身最苦爲事最危外不訊於五刑內必蝕於陰陽人顧好爲之者非其性本然喻於利而忤於義也義利之辨一恆人盡之然身處其境苟無定力以持其心兩心相訟義罕能勝者定力之存系乎學學之不修而欲不滓於染而磷於磨其亦難矣夫使天下有道利害與是非必同出於一軌而無扞格之患此眞吾儕所焚香標筆而欲請命於帝者也必不獲已生今之世而好古之道闢境於學

以自藏其身誦其詩讀其書尙論其人致之以爲友斗室之中柴
門之下英傑聖賢昭布森列唯諾答應浩居自順而出其心之所
條理經營者折證於其間是者以爲利非者以爲害義者以爲安
不義者以爲危吾之利害安危其精者也而人之利害安危其粗
者也粗者不可久恃而精者亘古今以不變是故天下雖亂而學
者自治學者旣治而天下亦可不亂學者之治天下無他道焉釋
其機變之巧較其得失之中滌其薰染之習正其趨舍之途收其
已放之性反之於本有此性之身其事至便故可不言而自化莊
子曰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必如此始可以言宥矣吾嘗謂政
治變遷之跡原其始而可要其終由其本而可推其末古政學之
轍跡君師之連屬粲然可具見也大同之後舊觀必有來復之一
日而欲破君民不平之局必自學始古者附教於政而後者且附

政於教附政於教者大同之先河也人人不戴其君而戴其師不受其治而受其學師之於弟子也不制以政法之形式而注以德義之精神故心悅誠服而無叛亂紛擾之虞注之既久一旦豁然貫過焉從心之所欲而不踰其矩卽心卽君卽君卽師政法道德於此備焉則教亦可廢矣教之廢大同之極軌也要之自學者之親民始學者之親民猶爲政也而與今日言爲政之道異其源明其明德而推之人因人之明德以明之而推之天下故在明明德之義其至乎真大學之道也吾之所以勸於人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履哉履哉天見其明地見其廣而履者貴其全非君子其孰能當之哉

名著

敬業堂詩校記

未刊本

方成珪遺著

鮮庵遺文

未刊本
(續)

黃紹箕遺著

老子發微

未刊本
(續)

陳黻宸遺著

六齋論文

未刊本
(續)

宋 衡邁著

本社特約撰述

劉厚莊先生

紹寬 平陽

黃胥庵先生

迂 樂清

高儲廩先生

誼 樂清

池臥廬先生

志激 瑞安

林公鐸先生

損 瑞安

王志澄先生

理孚 平陽

總編輯

陳

謚

瑞木

安

編輯

宋

慈抱

墨庵 瑞安

孫延釗

孟晉 瑞安

李

翹

孟楚 瑞安

梅雨清

冷生 永嘉

夏承燾

瞿禪 永嘉

陳閱慧

仲陶 永嘉

總理事

林

慶雲

志甄 瑞安

副理事

陳

準

繩 瑞安

甫

張

揚

宋 瑞安

廩

敬業堂詩校記

瑞安 方成珪 雪齋

卷一

遊燕不果乃作楚行

一門初約變初字與首句北道初停轍字複

岐路獨行多岐古通不必校改後倣此

登金陵報安寺塔二十四韻

國事異中興杜少陵詩今朝漢社稷新數中興年又百年垂死中國興時作去聲用近賀中興主神兵動朔方又神靈漢

代中興主作平聲用若必以詩釋文張仲切繩之則泥矣 基猶念丕承丕無仄聲或謂書金滕是有丕子之責于

天史記以丕為負索隱引鄭氏曰丕讀作負疑丕亦作仄聲不知作詩與詰經不同則丕字只當从攀悲切也後倣此 日

月幾升小雅如月之恆釋文恆本亦作絙

曉發荻港

般師喜出險般應作船

小孤山

老牛角紵昔冬官考工記弓人老牛之角紵者昔注昔讀爲交錯之錯謂牛角拗理錯也

荊州雜詩六首

山中存後裏裏同裔集韻以制切音曳

洪武銅砲歌

洪武元年戊申造戊當戊戌音越威斧也

荊州護國寺古鼎歌

紅巾方見劇賊走紅巾一作黃巾爲是下句紅蓮之紅赤在句首不宜接連犯複也

白楊提晚泊

斗米換百錢伯當作伯前漢志上有仟伯之得師古注仟謂千錢也伯謂百錢也伯音莫句反今俗謂百錢爲一伯○

字典引漢志作佰

渡洞庭四十韻

回車辭崦嵫廣韻七十部嵫子之切無仄聲

卷二

再遊德山爲雨雪所阻留宿乾明方丈次石間周益公石刻舊韻

二首

五百年來如轉盼

盼音係說文此當作盼後倣此

午日沅州道中

山花躑躅多

躑躅二字倒

送雷玉衡赴印江學博任

鄉程漸近栢榔樹

栢俗字字書不收當作檳

得家荊州兄都下書久而未答夜窗檢笥中舊札因續報章并作

二詩奉寄

查浦云荊州初入都以書抵納蘭侍衛幾賈禍賴高江邨解之而免

銅仁秋感和劉丙孫六首

幾時除楔猢

猢字僞當作猢

重過齊天坡

馬踏雲中落葉聲踏當作踏

飛雲巖

外秀中驚驚驚字書未見當作桀 又注聖果亭偈偈字不可解或當作碣

黎峨道中二首

馬滑前岡冷未消 注冷音另案韻書無此字

卷三

恭謁陽明書院

不遣先生成謫宦宦字俗當作宦

楊大中丞壽謙詩八十韻

黃金賜內帑賜當作賜帑為妻帑烏帑方音奴若內帑之帑則他郎切音儻似不宜通用又按漢書匈奴傳虛費府帑

師古云帑他莽反又音奴此公所本也

卷四

登蕪湖浮圖

此題上原稿有九月八日四字

欲登金山不果

中流去不多

去不多原作歸思多

哭王右朝四首

恠得吳江催噩夢

噩當作噩

除夕與潤木分韻二首

蹤跡團圞少

當作團見說文或作樂字書無團字後倣此

西園書屋順治丙戌燬於火瓦礫之場長養茨棘垂四十年比方有事於墾闢既惜地力且以習童僕之勤焉用東坡七首韻與

潤木同作

未經採刺勞

說文薶或从休唐書陸龜傳身操畚耒刺無休時

將有南昌之行

豈在堆倉庾郭半帆云庾字上聲無下聲

青溪口號八道之五

長灘響千里 注十里長灘在界口司上原作街

漁家兒女從

舊刻作小女兒以下有見郎嬌不避決之也

遊休甯城南落石臺

刻畫憎人功憎說文从心曾聲唐韻作滕切無仄聲俟別考

景德鎮觀御審瓷器歌

畫彩新添寶石釉釉字未詳所本或當作釉集韻釉余救切音狃物有光也通作油

與劉北海

先子音容漸藐茫藐或當作渺

同聲山姪過羅飯牛禮洲草堂別後賦寄用昌黎寄盧同韻

地製造則上海之儀器館勢必漸至衰亡可翹足而待也教育品一一皆仰給於外人非惟利權盡失卽國體亦殊無光甚可憂慮弟思有一策姑冒妄言之南洋公學現已改爲實業學堂歸貴部管理可否請於輪電兩局籌撥項下酌劃若干交給該館作爲貴部附屬之科學儀器館仍責令虞君悉心管理擇要擴充而官司稽查之任得利則按數繳官有京師工藝局以備通常需用之器物有上海儀器館以備學課需用之器物於民間爲雅俗兼資於貴部爲規模略具核之名實仍皆有益無損且既有官本爲之提倡外間再行添股較易爲力將來京滬實業兩學堂所用儀器甚多卽官民所立各學堂取資亦日多一日公私兩便其益無方卽日人來華爭利亦足以資抵制若待日商興盛滬館朽敗再圖補救時晚而勢亦更難矣前曾以此議與陳侍郎言其大略頗以爲

然伏望執事與貴部同事諸公熟籌妥酌據實詳陳尙書請其採擇施行學界之幸亦中國之幸也弟向有製造教育品之議而苦無所藉手虞君素無瓜葛至京始得謀面區區之意實爲扶助學風保全國體起見決無絲毫徇情阿好之私想知我者必能亮之也草草布請大安統惟垂教不宣弟紹箕頓首

張南皮尙書六十壽序代

皇帝御極之二十年以海疆有事特命湖廣總督廣雅尙書張公移鎮建業提控南溟越二十二年春事平還治於是距公使去武昌之時蓋二稔矣陶湯武屯軍夏口實惟指使之年杜當陽返節荊州爰屆杖鄉之歲軍民額手僚史懽愉其秋八月初吉爲公攬揆之辰將舉祝延之禮公超然榮觀抑此德隅祈爵獻功衛叡武戒賓之旨忘家爲國霍景桓辭第之言繼洵竊以爲壽耆之詞紛

綸於雅頌屯象之語緯繡於鐘彝仲任稽論於太平禦寇揆元於
多樂此延齡之常致益算之恆言若夫砥柱鬱盤激洪流而永屹
喬松峻茂凌皎雪而彌昌無逸享年理通乎臣下肇敏錫祉效博
於戎公輔皇極之會歸非康疆不能逢吉贊大乾之資始非貞固
不能起元在昔秦有番良周多莪士而川游共濟則思平格之斐
忱日邁弗來則念榮懷之黃髮繼洵協恭夙夜相保歲寒以古方
今請附斯義夫運會周則世復隆古事變極則天生大才自炎漢
以還迄於近代偉人間出奇傑踵生莫不奮英聲以邁前徽抗絕
足以揮來軫然而師賢儒道歧軌於書林武達文通殊科於冊府
良以去聖久遠與時推移源窒於未分勢窮於積重將欲網維道
藝甄冶剛柔總制埏垓冥符三五曠期應會其殆在我公平公生
韜靈鑿夙挺殊姿方就傅而通經甫成童而領解毅皇御極親策

茂才始用直言裒然異等董相天人之對爲河北之大師賈生政事之書是洛陽之才子夫其沉酣六籍探綜百家雅好深思惟求要義易例兼苞乎象數詩詁先式乎威儀審定書文起梅閣之隱漏覃研禮服申卜鄭之淵微比事屬辭證經傳於左氏改元受命發墨守於公羊又以魯論廿篇九流孳乳合同以異則一曲有殊功害意以辭則鉅儒有駁義矯枉過直苟祭酒之精言舍短取長劉更生之通論纂義多成於歐夏質疑時志於逸商是以朝列奉爲禮宗館生推其士表太常之議廟祀就張純而訪儀東觀之續儒林待劉珍而發例迨貳司成之職詳參大禮之文上攷古經下諏今律糾漢後諸儒之執一述高宗聖訓之持平遂使新都悔其失中廬陵慚其無術九重報本隆天篤而匪私萬葉觀型範人倫而立極帝之仁也公有力焉屬西旅要盟行人辱命平章貽愕典

屬依違公條上便宜累陳備禦爰承懿命俾與諮商弛張動中於
機牙攻距務存於形始萊兵卻舞而汾陽之侵地歸戎索正疆而
皋鮑之載書改蓋溫公方爲學士儼然公輔之資謝傅未假安東
早負蒼生之望已泊乎並州持節粵嶠建牙一攝吳疆久藩楚服
經事綜物涖官治戎聲施爛然略可陳說王政之本先洽民心用
兵決勝於人和覘國戢謀於衆附公太和在抱惠澤及人酌金布
以省徼徭建石倉以峙荒蓄亭疑析愿師陳寵之務寬禁悍鋤奸
法國僑之用猛鄴侯奏開之道峻坂方馳白傅議築之隄奔濤四
偃絕烏香之毒種晉國無飢收白脚之閒民楚材效用自公蒞止
前後六年五穀順成兆人和樂比以江北患潦乞糴鄰封卒回偏
歉之微遂致屢豐之瑞襄陽耆舊知請雨止雨之誠荆楚歲時應
溫風涼風之節斯乃公之所以篤民生也且夫安民之道以察吏

爲先大臣之誼以薦賢爲重邇者六條化遠四行風微良幹有聞
循聲間起若高儉之設條教馬臻之講農田于定國之無寃民李
君奭之有異政朝廷加之方任天下仰其器能登凱舉元繫公實
賴至於素絲繩直白簡霜寒黜徇貨以儆官邪窮徙文以懲吏巧
推解錢之法廣厲廉隅復幕掾之規親稽才性理枝必循其幹舉
綱必振其綱道在布公故嚴而不怨事歸核實故寬而不欺籠內
獲苓見蓄爭勤於奮效腹中鱗甲被除或絕於懟言斯乃公之所
以懲吏治也食貨爲入政之首幣餘爲九賦之終因地制宜則民
不匱適時合變則道不窮據表裏之山河宜秉四人之令跨東南
之嶺海兼緡九府之篇凡夫總結常供牢盤正莢關泉山貢船算
海租司市靡害之征塵人質罰之布莫不重輕互用本末兼權釐
詖墨之錢通塞涓流之卮漏守尙父因俗治民之訓參傳家反經

高趨下未嘗有所逆善地也空虛靜默深不可測善淵也利澤
萬物施而不求保善仁也圓必旋方必折塞必止決必流善信
也洗滌羣穢平準高下善治也遇物賦形而不留於一善能也
冬凝春泮涸溢不失節善時也知言哉夫所謂不爭而處衆人
之所惡者非有意以爲之此亦道之自然者也如吳氏所言是
率天下之人薄仁義而棄忠信必一無所爲而後可謂善矣宜
乎老氏之言之爲學者詬病也

九章河上公注本以此爲運夷章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持司馬光作特揣傳弈
本作敲注量也銳王弼

作稅釋文亦
作稅音銳

河上公注本曰盈滿也持滿必傾不如止也揣治也先揣之後

必棄捐

王弼曰持謂不失德也既不失其德又盈之勢必傾危故不如其已者謂乃更不如無德無功者也既揣末令尖又銳之令利勢必摧衄故不可長保也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吳澄曰世有金玉滿堂莫能守者何哉蓋因富貴而驕自遺其咎耳是以功成名遂而身退乃合乎天之道也李贄曰盈而後持不如勿盈銳而揣之不如置銳滿堂不守勿滿可也驕佚遺咎勿驕可也噫此天道也人人能言之人人能知之而奈何知而犯之者衆也

宸案周易謙之義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故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謙斯平矣夫天下不平之患必自其盈者始盈於此必歉於彼

酒食之愆積爲矛戟意氣之盛父子相讎小則災及其身大則禍流家國自生民以來天下無一日無爭亂之覺其始人與獸爭其繼人與人爭其終乃至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孟子曰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以故盈之而又盈焉不至於傾不止也銳之而又銳焉不終於挫不止也智愈新而器愈利物愈精而毒愈厚伏尸百萬流血千里以勝人爲名以殺人爲實多而無已猶以爲寡益之以死萬世不休嗚呼此天地之蝨賊也雖謂之強不如其弱雖謂之勝不如其敗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以是爲明哲保身之義斯淺矣

十章河上公以此爲能爲章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

抱傳奔本作衰畢沅曰衰壞也

王弼曰載猶處也營魄人之常居處也一人之真也言人能處常居之宅抱一精神能常無離乎則萬物自賓也吳澄曰載猶加也陰魄爲營猶軍營之營陽魄爲衛猶兵衛之衛營者所以居士卒也神加陰魄魄抱陽神交媾不離則如日月之終古常存矣此出世之人能存形者也

宸案黃帝內經營氣篇曰營氣之道內穀爲寶穀入於胃乃傳之肺流溢於中布散於外精專者行於經隧常營無已終而復始是謂天地之紀又營衛生會篇曰人受氣於穀穀入於胃以傳與肺五藏六府皆以受氣其清者爲營濁者爲衛營在脈中衛在脈外營周不休五十而復大會陰陽相貫如環無端蓋營者營衛也載營魄者以神載魄神始常存抱一者營魄相守不易其位由是神魄不離於身庶幾與天地陰陽相終始而道在

此矣吳說是

專氣致柔能嬰兒乎

吳澄曰專氣於內薰蒸肌骨極其軟脆如母腹之嬰兒此出世之人能存氣者也

宸案嬰兒無知而有知無能而有能其神至專其氣至清河上公注本以爲專守精氣便不亂則形體能應之而柔順能如嬰兒精神不去李贄以爲專氣致柔能如嬰兒則可爲抱一矣二說皆通

滌除玄覽能無疵乎

吳澄曰神棲於目目有所見則神馳於外閉目藏視黑暗爲玄雖玄之中猶有所覽玄中所覽亦併滌除委見盡滅然後無疵此出世之人能存神者也

宸案吳說精矣人之所見萬境皆幻誤幻爲玄無有是處故玄
卽無覽覽復何玄謂之玄覽疵中有疵滌除之道是在無覽能
無疵者能無覽之謂也或曰玄覽者心也河上公注云心居玄
冥之處覽知萬事故當洗滌其心使無疵病此人一說也

愛民治國能無爲乎

無爲作無知今
從河上公注本

吳澄曰用仁用智神用於外未能交搆於內然身雖有事而清
靜自然形不疲勞所謂無爲也此住世之人能養形者也

宸案孔子稱虞舜無爲而治無爲者非無爲也勞其形不傷其
神故雖終日疲勞而清明之宰與物相應若無事焉謂之養形
又甯然歟

天門開闔能爲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無知王弼作無爲
今從河上公注本

吳澄曰天門開闔謂鼻息呼吸有出有入氣分於外未能專一

於內然鼻雖有息而調帖純熟氣不犷猛所謂爲雌也此住世之人能養氣者也明白四達謂目見光明周視四向日接於外未能無覽於內然目雖有見而心境兩妄無所辨識所謂無知也此住世之人能養神者也

宸案吳說本河上公注天門開闔謂鼻息出入明白四達謂目周四向此後世養生家言所祖述也而王弼曰天門謂天下之所由從也開闔治亂之際也雌應而不倡因而不爲能爲雌則物自賓而處自安矣至明四達無迷無惑則物化矣王說近是夫出世住世本無二義形神之用有感皆通強爲之別其惑滋甚況老氏之學又何有住與出之分哉

生之

王弼曰不塞其原也

畜之

王弼曰不禁其性也

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王弼曰不塞其原則物自生何功之有不禁其性則物自濟何爲之恃物自長足不吾宰成有德無主非玄而何嗚呼至矣佛家不受福德以福德無故嗚呼無我無人卽物卽我雖令萬世之後上天下地無一人之不濟無一物之不被其澤而亦何功之可言何名之可居哉此王氏所謂有德而無主者歟而吳澄曰生之謂氣之未生者生之而有恆畜之謂氣之已生者聚之而無損生之者雖有所生而實無心於生之故曰不有畜之者雖有所存而實無心於無之故曰不恃如爲官長者雖宰夫民而實無心於長之故曰不宰此所以爲玄妙不可測之德也

包曰諸子尤好荀呂至莊騷則反覆諷詠卒不得其指歸衡按莊騷之文但宜以不解解之必欲確得其指歸反令人悶

包曰文之奇宕至韓非平實至呂覽斯極天下能事矣其源皆出於荀子荀子外平實而內奇宕其平實過孟子而奇宕不減孫武然甚難學蒯通賈生出於韓晁錯趙充國出於呂至劉子政乃合二子而變其體勢以上追荀子外奇宕而內平實遂爲文家鼻祖蓋文與子分自子政始也子厚永叔明允子瞻介甫俱導源焉後遂無問津者衡按慎伯論韓呂荀之文是矣謂文與子分自子政始影響之談也

包曰古人論詩文得失之語大約有三有自得語有率爾語有僻謬語衡曰此極精

包曰敬輿文體雖仍當時而義取管孟厭人心切事理當其動盪

沈酣賈晁無以相過實有退之所不逮者衡按此評極爲有識
包曰詩本合於陳思而別於阮陸至李杜而復合既合而其末遂
分而不可止此則同之微異者也蓋格莫峻於步兵體莫宏於平
原步兵之激揚易見平原之鼓盪難知天挺兩宗無獨有偶太沖
追步公幹安仁接武仲宣雖云適麗無足與參彭澤沈鬱絕倫惟
以率語爲累然上攀阮而下啓鮑孟韋非其嗣也康樂清脆夷猶
以行沈鬱如夏雲秋濤乘虛變滅故論陶於獨至時出謝右以言
竟體芳馨去之抑遠宣城得其清脆而沈鬱無聞參軍有其沈鬱
而夷猶不顯醴陵開府庶幾具體而江則格致較輕微傷邊幅庾
則鉛華已重反累清揚是故善學者必別其流善鑒者必辨其源
景陽景純祖述步兵而變爲沈鬱彥昇法曹憲章康樂而發以么
弦子堅神骨俊逸倡太白之先聲處道氣體高妙飛子美之嚆矢

是必心契單微未易與吠聲追逐者說也三唐傑士厥有七賢鄭公首賦憑軾少保續咏臨河高唱復古珍比素絲伯玉之駘宕子壽之精能次山之柔厚並具鑪冶無佞高曾抗墜安詳極於李杜所謂一字一句若奮若搏彼建安詞人不得居其右者矣衡按此論極妥惟以宣城爲沈鬱無聞失之謂孟章非陶嗣獨具見地衡嘗謂襄陽蘇州之詩皆欲自開一派者彼固不屑爲人嗣而世強以爲嗣陶未免武斷然襄陽未能開一大宗而蘇州能開一大宗焉宋之黃山谷元之虞道園皆陰嗣蘇州特變五言爲七言耳包謂退之詩怒張無意興衡按退之五言近選體者亦有數篇七言頓挫沈鬱可與少陵分陝雖誠有怒張無意興之作而不能概以怒張無意興少之

包謂陶氏歸去來詞論其外言則不麗求其內意復無則而永叔

有晉無文章惟淵明歸去來詞一篇之語乃率爾語衡按永叔之語固屬率爾然晉代本色文章如歸去來詞比者要不多覲不麗非病篇末以樂天知命爲歸宿不可謂之無則

包曰幼習舉業長攻古文古文可觀而不工八比者則事理之所必無於八比尙無所得而謂其能窺古文宏深之域哉衡按此論極是每見當世純盜虛聲之輩自謂能詩古文而所謂八比全是濫墨曰八比不必高也夫能高者雖欲求卑而不能格調可貶神識終別今以不能高而文之曰不必高以不能八比而文之曰能詩古文則其所爲詩古文與鄉會濫墨有何分別不過題目與八比異耳

包曰自前明諸君泥子瞻文起八代之言遂斥選學爲別裁僞體良以應德順甫熙甫諸君心力悴於八股一切誦讀皆爲制舉之

資遂取八家橫空起議照應鉤勒之篇以爲準的小儒目昧前邪
後許而精深閎茂反在屏棄於是有反其道以求之者至謂八家
淺薄務爲藻飾之詞稱爲選學格塞之語詡爲先秦夫六朝雖尙
文采然其健者則緩急疾徐縱送激射同符史漢貌離神合精采
動人至於秦漢之文莫不洞達駘宕劇目忧心間有語不能通則
由傳寫譌誤及當時方言以此爲師豈爲善擇退之酷嗜子雲碑
版或至不可讀而書說健舉渾厚宜爲宗正子厚勁厲無前然時
有摹擬之迹氣傷縝密永叔奏議怵怛明暢得大臣之體翰札紆
徐易直真有德之言而序記則爲庸調明允長於推勘辨駁一任
峻急介甫詞完氣健饒有遠勢子固茂密安和而雄強不足子瞻
機神敏妙比及暮年心手相忘獨立千載子由差弱然其委婉敦
縵一節獨到亦非父兄所能掩衡按此論極通極精凡爲文者各

宜書之座右

包曰熙甫望溪不免爲嚴家餓隸杆流僵走不自耐姬傳近出較望溪爲純淨而彌形局促衡按熙甫之文遠勝望溪神理直逼子長字句則間有未雅望溪了無佳處姬傳亦太染八比習調包之貶望溪是矣貶熙甫則過貶姬傳尙未中其深

包曰所貴於子書者謂其晰理必至精論事必至當言情必至顯爲後人所不能及耳非謂其製體修嗣異於後人遂以爲新奇可喜也

包曰常謂吾人不知自愛舞文亂德較之試官賣科名獄吏賣法律罪爲尤重蓋庸劣倖獲無辜被冤禍福止集其身是非猶在公論若碑志勒之金石傳狀垂於簡冊果得筆勢駿利議論明達者爲之遂爾骨馨泉壤名艷通都實惡以久遠而漸除虛美以誦習

專載

著原掄嘉葉……………續末始溫寇珍國方
補增寬紹劉

著原祿百木端……………續譜年人山鶴太
輯補謚 陳

釗 延 孫……………譜年生先軒敬孫

抱 慈 宋……………續篇內通史續

本社未刊書目預告

經 遜

葉文定公年譜

漱蘭詩葺

廣藝舟雙楫評論

獨史

蟄廬存稿

晉陽日記

籀園筆記

叔苴閣文錄

賈誼新書音義

廣古書疑義舉例

陳介石先生年譜

永嘉學記

管子集注攷

東甌方言攷

孫詒讓遺著

葉嘉掄遺著

黃體芳遺著

黃紹箕遺著

陳黻宸遺著

陳虬遺著

陳懷遺著

劉紹寬

林損

宋慈 抱

李笠

陳謚

陳準

張揚

在直沽者欲奪分院印不克

據平仲集周公墓誌增

二十二年壬寅春明善以三千餘舟列營平陽瑞安嗣德屢挫其

鋒

按誠德墓表明善屢以舟師來侵公敗之香山又敗之徐洋考香山蓋即瑞安寶香山今名嶼頭徐洋其旁近地即此所

謂屢挫其鋒也又復使人斷其碇纜乃去追獲舟二百會集賢院都事

興童持詔來勞嗣德乃遣從詔使入貢謝恩

按不繫舟魚集有送興童都事還京

詩表言國珍侵軼乞注代詔讓國珍仍有龍衣御酒之賜超拜

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誠德行樞密院判官國珍被詔

大怒

以上據平仲集嗣德墓誌增

二十三年癸卯春國珍悉發台慶温兵以擣平陽瑞安相持六閱

月乃以厚利啗嗣德帳下林淳林子中爲內應九月平陽陷誠

德敗奔徑口十八日林淳執嗣德越十二日林子中亦執誠德

俱送明善所誠德慢罵明善

按誠德墓表述其辭云賊奴賊奴爾諸父行劫海上朝廷貸爾死又

始末

昇爾節鉞恩莫大焉爾等不思報效而分據郡縣真大憨也我奈何下爾且張士誠在吳爾不知為國剿除之顧日夜加兵於我我受天子命守二州奈何而下爾也遂遇害剝其皮焉至死罵不絕口紹德

繼石而沈諸海州判張君錫亦被執沈死其子端躍入水抱父

屍俱死送嗣德國珍國珍終不敢加害據平仲集嗣德墓誌平陽乾隆志列女孝友傳

修按鄞縣志云嗣德囚於鄞平仲集墓誌云越三年王師取慶元公與國珍例遣赴南京以誠意伯劉基言得放還田里洪武

辛亥大臣行邊者復遣赴南京其秋八月卒考大臣行邊謂信國公湯和也和傳云倭寇上海帝謂和強為一行乃度地浙西

東並海設衛所城五十有九此籌海圖編所謂歲為邊患湯和經略海上是也和請與國珍從子鳴謙俱故嗣德復有遣赴南

京事

明善入平陽姿淫虐月餘周氏舊卒童環以父順命起義兵杜按

整童順墓記環作聞蓋後改名與鎮撫陳達招集潰散軍士五百人戰擒偽知

事鄭子敬等明善遣弟文舉再擊環度不能支聞明兵下處州

按明太祖紀十九年十一月胡大海克處州二十二年降人李祐之復叛四月邵榮復處州此云下處州蓋指此也遂與

嗣德甥項伯文往請援於其守將胡琛琛遣將孫安孫安名據乾隆志載

高陽重修儒學記補擊走明善遂下瑞安據鄞縣志甯波府志杜整童順墓記平陽乾隆志童環項伯文

傳明史胡琛傳參修按明史胡琛傳云温州豪周宗道聚眾據平陽數為方國珍從子明善所逼以城來降明善怒攻之琛遣兵擊走明善云云此殊失實夫惟宗道為元守土不附方氏故為攻逼迨彼執後其下始附於明在宗道之身固未嘗背元即

明反覆如方寇所為者温州平陽府縣志鄞縣志皆班班可考此不可不辨也

二十四年甲辰春胡琛進攻温州國珍懼修貢於明請俟杭州下

即納土太祖詔琛班師據明史胡琛傳方傳鄞縣志參增按明班師後瑞安復為國珍將郭伯嵩所據

守說見後

二十五年乙巳九月元以國珍為淮南行省左丞相分省慶元據順

帝紀增

二十六年丙午九月元以國珍為江浙行省左丞相其弟國瑛國

珉姪平善為平章政事據順帝紀增致明太祖紀及方傳國璋時已前死二十二年二月苗帥蔣英叛

殺胡大海國璋守台
州邀擊之敗被殺

十一月明李文忠下餘杭國珍據境自如遣間諜假貢獻名覘

勝負又數通好於擴廓帖木兒及陳友定圖為犄角據明史方傳增惟明

史方傳克州繫吳元年為二十七年而太祖紀繫之是年鄞縣志據明史稿辨正今從之

二十七年丁未四月明太祖移書數國珍十二罪七月遣使責貢

糧國珍不聽惟日夜運珍寶治舟楫為航海計據明太祖紀方傳增

九月明參政朱亮祖攻台州國瑛出走追至黃巖降其守將哈

兒魯徇下仙居諸縣進兵温州據明史朱亮祖傳原本謂明兵既下台慶誤時慶元未下見後

十二月二十二日師自柘溪過江至太平嶺明善具海舟數百

捆載財物為泛海計遣黨夏狗鄭不花車英出西門拒敵明兵

夾擊殲之狗英僅以身免明善懼欲納款其妻鮑氏裂絹為旗

命吏書投拜字而送為暮賓陳德錄鮑與侃所阻二十六日申

時明善棄城登舟而明兵先鋒已登陣矣據鄞縣志引温州府志修按原本此段與

鄞志所引府志文詳略互異而為今府志所無蓋皆舊府志原文而盡為後人刪削矣明克國珍在是年其克溫為十月史志

各無異辭而今府志乃敘為甲辰春大誤按甲辰春乃二十四年其春為胡琛入平陽何得與此涉誤其下文云明善自戊戌

據溫至丁未凡十年則又不誤蓋刪修舊志任意失檢故也亮祖既克温州遂徇瑞安時明

善將賈伯嵩守瑞亮祖檄平陽總管夾擊伯嵩遂降平陽兵至

聞已張榜安民亦退據溫州瑞安府縣義行王伯初傳修按傳云賈納款朱總兵以安民榜界之賈令麾

下徐姓者持回而平陽兵已薄城下徐恐其擾害即登城張榜厲聲讀之兵聞悉退邑賴以安既而總兵遣陶指揮至州撫定

以事怒徐將斬之伯初奮身解衣請曰斯人曩者張榜活我一城願以身代陶兩釋之敢不繫舟漁集忠敬堂記天台賈侯守

安固入橫陽蓋即伯嵩明善陷平陽賈亦隨來迨胡琛下瑞安奉詔班師瑞安旋為賈所據守也

十一月亮祖襲攻明善於樂清之盤嶼追至楚門海口國瑛及

明善皆詣軍降據朱亮祖傳樂清縣志參增温州府志謂明善舟不得出口遂降考盤嶼楚門皆温州地其說不誤樂清志謂亮祖追至楚門海口及命湯和共討之和至慶元國瑛明善來降亦謂降於亮祖非往慶元降和也

是月征南將軍湯和與副將軍吳禎克慶元國珍遁入海副將軍廖永忠自海道來會討指揮費聚亦以舟師邀之追及國珍

於盤嶼合戰自申至戌敗之斬馘無算十二月國珍降浙東平

據明太祖紀湯和廖永忠費聚吳禎傳鄞縣志增原本繫湯和討降國珍於二十六年與史志皆不合且云湯和引兵自海道

會參軍胡琛亦誤胡琛已於二十五年戰死建甯蓋所據本或偶失也明善自戌入據温州至

丁未凡十年云據温州府志瑞安縣志增

吳山回任嘗注易於尊經閣下顏曰易堂謚按端木宗譜此在湖州歸安縣學署中
五月得一異石于階下大不及升如母追形其光黝然可鑑儼
一小嶽阜徑路上虬松芝草細紋縷刻一面麟龍鸞鳳皆凸凹
刻狀卽以易筮之得坎天玄之卦是日己亥時辛未適 府君
生日時甚異嘗言昔宏成得一文石如鸞卵吞之後授五鹿充
宗易遂爲碩儒此石得於易堂其或天以注易十二年之久先
錫之瑞歟

九年己丑年五十七歲

十年庚寅年五十八歲正月三女生 是年會朝廷欲改卜萬年
吉地諭宗室大臣各舉所知精形家言者那制軍彥成禧尙書
恩于書肆得楊曾地理元文注以獻上問近臣知此人乎曹文
正公振鏞對曰此是浙江名士臣久聞其名於是廷寄浙江巡

撫劉公彬士

號筠圃

召之

六月初十日恭奉上諭朕聞浙江歸

安縣教諭端木國瑚通曉堪輿着劉彬士即傳該員到省飭令來京務于中秋前後趕到將此諭令知之欽此時鹿苑先生以江西泰和令同被召 府君即抵省巡撫劉公遣武弁送至京

府君將遠行移家僑居温州瑞安 八月初五日圓明園投

文命送禧恩公直廬中秋徐鹿苑明府來京亦同住時上看元

文首篇江東一卦等語屢蒙傳咨註義謹即條對具陳并作一

圖上之廿六日隨同欽差大臣往西陵相度

三十進泰陵初一月

日逐日周覽 府君以北方土性高燥砂石水風之患往往有

之而身膺相度者既求形勢之合又宜悉杜此患方有當於萬

年永固之義既看有蓮花山老龍潭諸地而同時保薦相度者

亦擇有望仙山六道灣大灣峪等地 府君謂望仙山下面是

砂水六道灣有界水四道在穴水內大灣峪其左肩上兩峽龍去肩上兩灣水反弓而下決其無氣到穴初同事仍不信及針土望仙山穴俱白砂大灣峪穴俱黑砂堅石三地皆不堪用乃以府君所擇老龍潭地上之老龍潭地後四重大帳到穴龍身百八節左右夾龍發源水收過穴前合襟去竟爲龍穴水三字全府君列在次取而蓮花山地五曜歸垣穴以爲非常大

地當事者不取遂置之十月十四日回京移住浙甌館時鹿苑明府遭母喪回籍惟府君一人留工有公事則往暇則闔戶注易一時朝貴罕識面焉

十一年辛卯年五十九歲二月二十二日上謁西陵臨覽萬年吉地親自登頂高上把羅經對向聖意大悅賜名龍泉峪二十三

日在秋瀾行宮恩給六品頂戴以內閣中書陞用又蒙賜御用

袍褂四身二十八日到內閣漢票籤處辦事 三月十九日又
派擇阿哥福晉地 十一月初三隨同欽差大臣扞萬年吉地
初八日開穴正中開六尺許深留見方一丈外前後左右皆開
至一丈二尺土先淺黃至五尺深黃紫氣堅細光潤有四五丈
寬橫開二十丈皆堅土兩角裏有石俱五色可鋤而穴前後亦
開二十丈皆堅土無石穴中每開一二穴卽黃袋盛土至一丈
二尺黃袋盛土六號卽具說進呈上喜知吉地已針有吉土也
十二月引見補缺十四日召見詢及龍泉峪形勢及祖籍年
歲甚悉奏對皆稱旨三時許乃出 府君自言生平厲志於學
本冀通經致用今以堪輿微技受主知初非本志也惟敬謹從
事盡心以報効焉爾

十二年壬辰年六十歲移住下斜街全浙會館藤花書屋會試昆

明池淪庭舍人生春得 府君卷薦之評云運以生筆澤以古
香合觀三藝於易學尤邃戴金溪司寇亦激賞之時主司持議
不一卒見遺

十三年癸巳年六十一歲會試中第十三名進士時歙縣相國爲
正總裁儀徵相國以雲貴督入覲副主禮闈皆平日曾受知者
人皆傳爲美談房師爲華亭沈舍人第應殿試第三甲第三十
八名謚按方氏寶研齋吟草癸巳喜端木鶴田國瑚登第詩云
定香亭賦蚤知名垂老方爲得意鳴一卷青囊書舊譯三
春紅藥句新成清標合對芙蓉鏡冷味全拋
菽蓿羹猶有當年風骨在衆中長揖見公卿引見以知縣用
府君呈請注銷改歸內閣中書先後三辭縣令

十四年甲午年六十二歲

十五年乙未年六十三歲九月次女卒

十六年丙申年六十四歲撰周易指畢卦畫六十四卦井井於易

性命理得乃象而已易全部本末終始歸之大過漸下歸妹一

卦而已皆不出 曾大父所命者 識按太鶴山人文集國瑚自

先大父雲友府君 大父諱 木旁會 隱居青田乾乙峯下日觀卦象歲久

欲有撰述數年老每謂且待後人余於諸孫生晚生三日抱見

大父見右胛赤誌左手掌握握方井文大父喜曰此兒能成吾

易乃字之鶴田名曰瑚故余名字乃從始生時大父命也六歲

七歲授易經孝經九歲即大父辭世為年七十有三及余少長

十四五方有知識先父樸山府君 大父用易取父名故易 始以

大父遺言進而命之曰易者象而已言天地萬物象得理得之

又曰易卦氣六十四卦起中孚九二是起乾九二易全部歸之

大過漸下歸妹一卦為天地終始此汝祖言易命以告汝者余

聞茫然退而觀易卦爻中孚九二是乾九二中孚鳴鶴乾在田

恍然悟大父字余鶴田於始生時取象在此即可知卦觀象法

在此而其時思之不通且亦謂待後日於是二十三走聲譽

途涉獵傳記求工詩古文辭百氏皆從事學盡龐雜至二十六

歲先父辭世終喪乃念先大父遺言乃父所以重命余者廢然

反之易易家言世人謂漢謂宋各究心病其於聖人言皆無左

驗又廢然反之易惟十翼是問何謂象告情言聖人不欺余辭

指所之可也易六爻文始終具六爻質易一卦質之諸卦易一

經質之聖人諸經及古微言大義同乃敢信諸心明諸掌如是

十年然後起道光元年歲在辛巳撰易指始閱四年六十四卦

具又二年十翼及圖象具其於易在在求言有據行有效聖人

孫敬軒先生年譜

孫延釗

有清三百年間吾瑞往哲以甲榜入詞林者七八人鼎甲及第則我家敬軒先生一人而已雖然如先生者豈徒以場屋功名當時科舉之士所矜尚而推挹者爲己重乎蓋先生學術行誼卓然通儒其經業足與濟陽張氏婺源江氏相上下開乾嘉義疏治淦之先而函道藝該體用則遠紹永嘉先輩鄭文肅薛文憲之緒遺先生之所以命世斯爲宏矣向使天假之年施竟厥志所成就不更偉哉先生既歿遺著晚出自項氏雁湖几山兩先生搜討於前 先祖太僕公 先叔祖侍郎公 先考徵君公相繼表章於後瑰箋瑋稿梨棗俶傳版藏余家詒善祠堂今世所行永嘉叢書本也延釗竊讀書禮二解稍稍窮緒論之大凡及檢玉海樓度閣得先生詩文殘帙數小冊則深惜求放心

齋全集莫可復覩間復旁涉他籍推迹其生平乃會最編次草
爲年譜屬稿之初頗虞見聞寡陋考索不備然數載於茲所續
得而茜補者蓋亦廩矣先是延釗嘗取宋元明來吾郡人物其
學行本末較然可考而前人未有作譜者十餘家家各爲譜譜
各爲冊鈎稽排比自資擘覽顧以國史郡邑志及其他官書私
紀年月事蹟密摺間出務在審覈以求郅確每就耳目所及隨
時於長編中塗抹鈎乙匈臆蓄疑尙難定稿頃者滬瀆歸來蠹
書發篋出諸譜粗閱之心弗自慊獨此冊塗乙較少差爲清本
會有甌風雜誌月刊社友徵稿及余而索之甚亟輒以此冊先
付刷印藉質大雅人事紛紜又將遠邁未成諸譜之次第鯁理
彙入社刊尙願埃諸異日焉甲戌孟陬識於勛閣

先生姓孫氏諱希旦字紹周一作肇周號敬軒

嘉慶瑞安縣志儒林傳孫希旦字紹周號敬軒

永嘉曾唯東甌詩存四十四孫希旦字肇周號敬軒瑞安人

阮元兩浙輶軒錄三十三孫希旦字肇周號敬軒瑞安人

桐乾孫氏譜子涑敬軒府君行述府君姓孫氏諱希旦字紹周別號敬軒

先祖太僕公遜學齋文鈔六敬軒先生行狀先生孫氏諱希旦字紹周自號曰敬軒

傳錄本阮元禮記集解序曲禮三千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故自號敬軒能於三千求其說不厭其繁

始遷祖桐彪自永嘉遷居瑞安之桐乾遂爲桐乾孫氏

縣志傳世居集善鄉昭德里

行述先生世桐彪公自永嘉徙居瑞安之集善鄉昭德里

行述先世有諱桐彪者自永嘉徙居瑞安二十七都鄉曰集善

里曰昭德其所居數十家大抵皆孫氏土人呼之曰桐田實桐

乾予居邑二十五都潘埭與先生皆集善鄉人延釗謹按太僕公集善鄉

居扁跋予家世居西港鄉潘埭鄉曰集善里曰懋德鄉里而相之名見於紹興辛未題名小錄云蓋與先生同鄉而異里

去約十里予族望富春而桐田孫氏望樂安言譜牒者以謂皆

出田敬仲完之後然莫能得其詳也延釗謹按太僕公魯臣府君行述我孫氏之先出於

陳桓子無宇無宇之次子書為齊大夫有功賜姓孫氏食采於樂安書之孫武奔吳為將軍其次子明食采於富春蓋桐乾孫

氏乃書之本系

祖德修字靜齋妣氏謝氏葉考珠氏方崖妣氏張先生貴後累贈

祖及考皆如其官祖妣及妣皆孺人

縣志封贈孫德修希旦祖妣贈內閣中書晉贈翰林院編修

孫珠希旦父贈內閣中書晉贈翰林院編修

行述先曾祖考靜齋公以府君通籍兩遇覃恩勅贈徵仕郎內閣中書晉贈文林郎翰林院編修曾祖妣謝太孺人葉太孺人俱勅贈孺人先祖考方崖公封贈如前官祖妣張太孺人勅封孺人

行狀祖德修妣某氏父珠妣某氏先生既貴祖父皆贈徵仕郎內閣中書加贈文林郎翰林院編修妣皆孺人蓋自徙瑞安至先生八世矣

先生同懷二人先生其長次希奭字棠村歲貢生

縣志選舉乾隆甲寅歲貢孫希奭希旦弟

行述方崖公生子二長府君次叔父棠材公名希奭

配同邑林氏庠生廷棟女進士露胞妹封孺人

行述配吾母林太孺人勅封孺人同邑庠生勅贈文林郎杭州

府學教授裕庵公諱廷棟公女壬辰進士現任山東鄆城縣知縣名露公胞妹

行狀娶同邑林氏鄆城女弟也封孺人

東甌詩存四十三林露字潤哲瑞安人乾隆壬辰進士官杭州教授遷鄆城令著有杞巖詩集錄詩八首

子涑歲貢生候選教諭女二長適永嘉庠生張大江次許字邑庠王林觀平孫松承邑廩生曾孫裕昆郡庠生玄孫高紱縣學生

行述子一不孝涑聘周氏同邑庚寅副貢現署廣東陽江縣縣

丞試用直隸州州判名夢齡公女女二長適永嘉原任刑部主

事張諱元觀公孫原任福建莆田縣縣丞名正宁公子庠生大

江次許適庠生林觀平即舅氏杞巖公次子 不孝先有次姊

許字林觀平觀平早卒姊氏矢志守貞

延釗案縣志藝文秀水錢檢討世錫孫貞女傳

后之事孫資佞臣也不責其登牀薦馬氏之罪豈以歆有孫名嶠資有子名楚並負時名故隱其祖惡耶至於蜀志書先主之事小沛敗績則以被虜書之漢帝密詔則以不成略之立宗廟而大祭不載其禮建州郡而稱制不志其詳甚至後主改元係以黃初之號鄧艾入寇特書景元之文帝魏寇蜀斯其明徵孫夫人之貞也未爲侍傳徐元直之智也不述遺型關張之傾戴漢廷僅稱其報曹公釋嚴顏二事龐法之匡翊劉氏特記其怒先主殺私仇之非諸葛父子尤多曲筆於其大功也則略而不書於其小疵也則誅而必錄豈以諸葛殉難而無後可肆詆謫司馬懷祿而方張不敢指摘者耶作史若此何怪北地王之烈湮沒無聞姜伯約之忠刑戮難免哉吳志一編體近列傳孫權稱尊號追尊父堅爲武烈皇帝兄策爲長沙桓王乃堅策二傳不書死後之封但著生前之名

評以輕佻果躁隕身致敗奪之甚矣謂孫權忍辱任才不過勾踐之亞謂孫皓淫刑肆暴幸膺王濬之封藐孫尊魏亦已甚矣張子布負國老重望小節逡巡大事糊塗首刼迎曹之謀尤爲叛漢之首壽乃嘉之曰以嚴見憚以高見外既不處宰相又不登師保從容閭巷養老而已此權之不及策也夫張昭之迎操可贊則周瑜之破魏爲非瑜傳又云曹公挾天子而掃羣桀新盪荆城仗威東夏周瑜魯肅建獨斷之明出衆人之表實奇才也壽言如此何其與昭傳所評相刺謬也要之國志於魏最厚於蜀最薄於吳又次之非裴注以補其漏略之軼聞訛謬之曲筆則非徒義士痛心忠臣雪涕葉適謂壽筆高逼馬遷終勝班固何其謬歟

晉記

司馬氏興亡始末記載夥矣王隱虞預朱鳳謝靈運臧榮緒蕭子

雲何法盛所作皆曰書陸機干寶徐廣劉謙之曹嘉之鄧粲所作
並曰紀孫盛所作曰晉陽秋檀道鸞所作曰晉春秋而習鑿齒爲
漢晉春秋獻媚典午謂宜越魏繼漢不宜以晉仍魏讀史者疑焉
夫司馬懿於魏一掾佐爾受斧戾之託懷梟獍之心剪曹氏之瓜
牙滅曹氏之宗室鯉庭垂訓不過喪君有君龜竈傾基亦曰出爾
反爾彼嬴政酷虐劉邦樹霸王莽暴橫劉秀建昆陽之績
以方司馬氏累世叛逆奚啻天淵耶鑿習晉人也居本朝諂本朝
固不足怪唐賢房喬等修晉書異代直書可免崔杼之戮空文自
見宜誅趙盾之非乃懿與師昭並列帝紀直稱諡號不載原名謂
曹爽有無君之心圖危社稷謂曹芳爲嬌婦所惑兼近倡優諸葛
亮名臣也則斥其多謀少決毋丘儉志士也則罪其舉兵作亂是
非混淆莫此爲尤且國史與邑乘異裁嘉言懿行有關國計之大

者則書之所以示效法也窮凶極惡有關世變之鉅者則書之所
以示懲戒也若夫一節之長一得之愚曹蜍李志於史何足觀晉
書列傳則阮籍殺父尙可之談阮咸與婢俱還之行劉伯倫之幕
天席地畢茂世之左蟹右楮阮瞻無鬼而見形謝鯤挑女而折齒
伍朝一行之奇向秀一賦之致並書篇軸豈以史爲野史稗官耶
其立例之失當也嵇中散阮步兵歿於當塗之世未仕典午之朝
非荀文若劉穆之者比異賈公閻張茂先諸人系諸晉史斯大誤
矣而用字之失當也高貴鄉公攻相府賈充謂成濟曰公等養汝
正擬今日濟於是抽戈犯蹕公等當作司馬公爲是而王濟將葬
孫楚哭之曰卿常好我作驢鳴我爲卿作之體似聲真賓客皆笑
體似聲真何其文之拙歟蓋唐賢沿齊梁駢儷之風陳隋委靡之
習陶寫花月或有所長記載家邦復何足道傳論旣多偶句傳贊

尤富贅詞而褒貶之錯可約略言焉韋忠仕於劉聰王育仕於劉淵劉敏元仕於劉曜舍順從逆而傳列忠義馬汧督守城而死郭琦完節以終而史無褒嘉汝南王爲賈后所殺齊王罔討趙倫之罪雖負惡名俱無大過晉書乃共列入王概加貶斥非也王導陶侃爲典午要人功罪是非宜有公論晉書於此尤失權衡劉隗以彈劾回邪不畏疆禦刁協亦練諳掌故見忌權奸元帝親之王氏惡之王敦稱兵犯闕首以誅朝錯爲名王導待罪詣臺豈乏誣楊惲之志內懷猜貳外示寬和謂爲純臣所未可也晉書則贊以夷吾體仁能相小國孔明踐義善翊新邦提挈三世終始一心此豈信史之詞哉葉適謂未有逆順不分強弱不辨委柄物外因事順心而可以任人家國者旨哉言乎陶侃崛起孤貧抱負幹濟先討張昌後破陳恢夷杜弢於冷口誅蘇峻於石頭晉書乃敘其墜地

折翼之奇灑壁見血之異因茲二事自抑禍心且糸以論曰士行拔萃陬落之間比肩髦雋之列超居外相宏總上流時屬雷屯富逾天府潛有包藏之志顧思折翼之祥人無求備斯言有徵晉書於此謂侃本急公喜事之徒無捨爵辭榮之志於導也則取其虛聲於侃也則忘其實績甚至選錄文章視史籍若蕭選搜羅奇異視史籍爲虞初實事僅居二三空言直有七八老莊清談述之媿媿而經濟大計不言也王謝舊族言之津津而忠義志士無彰也其差強人意如劉頌論崇讓裴頠論崇有劉毅論九品之制李重言九品之害士衡辨孫皓之亡段灼理鄧艾之枉傅元務農興學之書足破嵇阮巨謬江統徙戎劃界之論預知劉石爲災摯虞古尺亦爲述學之文魯褒論錢固曰諷世而作載諸史冊誰曰不宜乃張華相業昭彰錄其鷓鴣小賦干寶史才卓犖載其椿萱瑣事

文苑

內篇

王仲蘭先生墓誌銘

籀膏述林跋

經微室遺集跋

辛白詩鈔跋

宋徵君年譜後序

跋鮮庵輯後

懷舊十四首

蟲詩十二章

易安居士填詞圖爲余真題

聞遼東戰訊不眠作

歎逝四首

南昌從役

外篇

孫藻田師七十壽序

陳介石先生哀詞

池源瀚

孫延釗

前人

林損

陳哲

陳謚

池志激

王理孚

陳閣慧

夏承兼

宋慈抱

李翹

李鴻章

葉爾愷

文選集聯

(續)

楚

博見強識專精銳志
講藝立言經師人表
抗節玉立優柔溫潤
布藻垂文激朗清厲
澄神定靈恬淡寡欲
性行淑均和樂怡懌
韻宇宏深清虛靜泰
倜儻窮變聰睿明哲
崇善愛物仁道不遐
繼統揚業前徽未遠
肄業修聲述作不倦
宣其徽猷明德攸在
持論從容謙光愈遠
約文申義立言必雅
太雅含弘惠訓不倦
學綜該明時文載郁

瑰意琦行抱寶懷珍
布德修禮金科玉條
縱心條暢貞夷粹溫
資忠履信明允篤誠
稟道毓德溫敏肅良
天才英綺瓌豔奇偉
資性忠果純懿淑靈
雍容閑步端流平衡
發祥流慶世業可懷
膺期誕德茂績惟嘉
飛仁揚義思譽彌長
受茲介福胤嗣乃長
秉心淵塞高明克柔
居正體道望德如歸
清猷濬發忠節克明
風標秀舉麗服有暉

王仲蘭先生墓誌銘

池源瀚

天下豪傑有志之士懷其嶽奇磊落之才思得當以爲世用不幸
跽伏里閤無所措施而目擊時艱關心民瘼不得已寄之文字託
之詩歌以少抒其愛國憂民之念雖至抵觸忌諱橫遭禍患曾不
少自顧惜此其氣節才抱之過人固遠非庸懦畏葸之輩所可等
視而或者不察乃僅僅以詩人目之此真足短志士仁人之氣者
矣源瀚自少時輒聞永嘉王仲蘭先生善詩爲吾鄉孫太僕公所
稱許其後屢求先生遺集竟不可得今歲春間授經郡校從楊園
處士得讀先生遺詩甚夥並得輟聞先生品學概略乃知先生固
負經世之具遭時不偶抑鬱長終僅以能詩名非先生之志也先
生之外孫吳君競與源瀚交有年知源瀚雅慕先生乃偕哲嗣廷
諤造訪寓廬以先生大集見示并以狀乞銘其詞甚恭且摯源瀚

固不得以不文辭遂撮其大較而書之先生姓王氏諱德馨字玉才號仲蘭居永嘉縣膺符鄉上田莊其先蓋自二都英橋遷居迄先生已七世矣先世多隱德弗曜至先生始以讀書起家道光戊戌學使者廖尙書按郡先生以詞賦爲尙書激賞補縣學生天性孝友父聯階公患痺沈委牀簣者八年先生晝夜扶持未嘗離左右道光乙巳疾益劇先生籲天減算以益父壽已而霍然迄咸豐甲寅始歿計時適符一紀人皆以爲孝感所致也先生之兄孟棠公早卒猶子尙棠未成立先生教誨之綦嚴比長授室猶爲之董理家政不以非己出而歧視也先生性質慷慨喜豪飲慕任俠於地方利弊尤所措意同治壬戌吾郡以遭粵匪之亂詔豁丁糧縣令郡守比而爲奸匿贍黃不宣督征益嚴先生作匿旨擅征揭深著官吏罔利病民之罪官民相抗者逾月守令乃別假城捐名以

括民貲民深以爲苦而無敢誰何先生乃復擬元道州賊退示官吏詩屬同邑陳丹香茂才和作隱以託諷守令深銜之遂撫他端逮陳下獄先生乃南走閩北入燕陳之當道久之獄始解間關山海浪跡遼河五載始歸鄉之人咸以此義之先生自幼喜爲詩嘗搜羅漢魏樂府及唐宋元明以來諸名家別集數十百種覃心冥追獨有神會七應省試僂得復失護落牢騷益肆意作爲歌詩以攄意抱至大獄之興出關以後閱歷山川風景人情土俗一一發之於詩而詩乃益工所著有雪蕉齋詩六卷識字農詩話六卷雜著三卷平生所鈔詩文并經史無慮二三百冊凡先生嗜學之勤大節所在可紀者如此嗟乎詩三百篇大旨原於忠愛魏風碩鼠之章小雅大東之什凡詩人所爲長言永嘆作歌告哀者豈好爲是嘵音堵口爲哉誠以國敗官邪征輸無度詩人生逢其會不忍

斯民之顛連困苦坐受荼毒於是剴切激昂譜諸歌謠以風當路
要不外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之意此變風變雅之作哀怨所以獨
多也自世道微而詩教壞文人學士喜爲風花綺麗之辭兒女纏
繚之作藉口風騷託詞怨悱此風自唐已然李義山杜樊川溫飛
卿最喜爲之末流所趨沿爲俗體數千百年詩人輩出求如杜少
陵白樂天蘇子瞻陸務觀諸家之縱橫沈著忠憤填膺所謂詩中
有人詩外有事者不少概見先生以一書生傷心時事獨能淋漓
感激慷慨悲歌雖與不肖守令多番齟齬禍幾不測而先生不稍
自默必欲激烈陳詞吐其胸中所欲言者而後止而利害死生直
置不問此豈尋常吟風哦月追唐摹宋自命詩人輩胸臆中所有
事哉惜乎手無斧柯所志不遂卒爲不肖守令摧抑以去此豈非
吾民之不幸耶此尤非先生之隱憾耶雖然彼當日不肖守令得

以磨牙奮爪攫噬民財挫折士氣者至今雖魂銷骨鑠而溫之父老子弟譚述往事者猶痛憤唾罵視之如狗彘之不若而先生之名節風義則固已垂之鄉邦永永不朽此源瀚所以樂爲縱筆書之以爲世之爲猾吏者警而爲義士者奮也先生之生在嘉慶二十四年十二月初五日其卒也在光緒十四年八月十五日春秋七十元配周孺人繼配葉孺人皆無出續配邵孺人雅嫻吟詠有針餘集殘稿生二子長朝清亦能詩有留硯山房遺草俱附先生集以傳後先生十年卒次廷諤邑庠生能以文學世其家女一適吳肇基亦孺人出也孫男五鼎元國棨國楨國桐孫女三長適陳閱慧次三俱未字其葬在邑之十三都竹奧山之原銘曰我溫僻左極海而東鎖港以前民智尤蒙官橫胥黠巧爲欺矇咸豐軍興十室九空先皇曠典蠲賦恩崇嗟彼墨吏罔恤民窮橫征

苛括術毒計工小民有口孰白怨恫卓哉先生憤激五中南都防
亂監門孤忠民氣以厲吏怨斯叢先生奮然不顧厥躬橫罹獄禍
力抵官鋒其事足紀其名已隆耿耿寸臆永奠幽宮我昭以銘所
論綦公千秋萬歲式此高風

籀高述林跋

孫延釗

右先考徵君公遺箸籀高述林十卷所載各體文字有攷十三說
三述一釋義二十五敍跋三十四鐘鼎釋文三金石攷跋三十五
記四辨一墓表一書札七大凡百二十七篇原稿初名擅藝宦雜
箸有光緒丙子劉叔俛校讀之記旋改今署丙子公年二十九則
改署蓋在三十歲以後矣最晚定稿莊二巨册上册五十七篇下
册七十篇每篇各自別葉繕寫前後篇皆非以次連綴開卷第一
篇爲徹法攷首題卷一而於加席重席說篇首題卷二斲斷謂之

定義篇首題卷三毛公鼎釋文篇首題卷七秦權拓本跋篇首題
卷八記舊本穆天子傳目錄篇首初題卷五終乃易五爲九與王
子莊論書大麓義書篇首題卷十其卷四卷五卷六究以何篇爲
之弁冕未見標識蓋公本意區全稿爲十卷劉申叔敘以謂定著
八卷家叔季芄先生續緝爲十卷者尙未得其實也惟各卷不及
編齊目次亦待釐定然冊中存文百二十七之總篇數自有限斷
要非後人所得而損益之耳民國四五年間余兄曾以授梓願付
寫時偶有不照乃將稿中原有之校定齊侯壺銘釋文温州建置
沿革表引温州古巖記敘三篇遺落未刊且臨時孱入遺文二十
餘篇大非本來面目是時延釗遠羈舊京不獲共與校字之役比
延釗得初印本讀之則見逐篇皆首尾銜接欲急就版片稍爲移
易次第俾還原稿篇數之舊竟不可能邇年延釗家居兄輒責以

檢理先著之任延釗雖自維無似而竊願以勤補拙稍讀父書冀能仰窺家學之萬一既取浙刻本温州經籍志家刻本各原覆勘卒業乃著手爲此冊之讎斟謹依類分卷各自爲目寫成清本第一二三七八九十各卷皆以手定各卷之首篇爲分類之標準四五六卷則專取序跋歸之如此編次或與公之遺意不致甚相齟繆且於劉序所謂輯錄之情篇以類聚者豈不尤彰明較著也乎竊案原稿凡自著書序燦然咸具而獨闕宋政和禮器文字攷序似爲偶爾失載又周禮正義略例十二凡名原七篇小序依温州經籍志序例及墨子後語小序並入著錄之例似亦當增以臻完備因錄此三篇別爲補遺一卷殿諸簡末并付殺青蓋不敢羸混於十卷百二十七篇之中致蹈前刻之失也所惜數年前季叔客歿燕邸申叔先生亦歸道山弗及再覩新寫之本爲之審覈孤陋

寡助良可唏已至於遺文二十餘篇則別冊仍存竢更遠搜廣訪
旁及詩詞意將纂爲經微室遺集歲在屠維大荒落涂月次男延
釗謹跋

經微室遺集跋

前人

先徵君生平著述具爲媵編者都二十五種而綴草未竟之作猶
不與焉單篇論譔見於籀膏述林者百二十七目出自手訂抉擇
精嚴劉申叔以謂子兵餘裔非文翰支流嗚呼尙已至於詩文雜
製隨口而占援筆立就大率篋不留稿浸以放失當日自以爲命
世傳遠固在彼而無貴乎此迨夫異時追仰則吉光片羽孰非瓌
寶耶昔者余弟延炯志讀父書徵殘訪佚用心頗勤維時肄業鄉
校輒於課餘逸膳所獲而誦習之得二三十篇而余兄方謀鈔述
林遂盡舉弟所鈔者而并刊之以初印本寄示延釗於北平延釗

馳書還家屬將屨入諸文仍卽紬出留俟他日別纂遺集兄肆之
弟亦爲然厥後弟負笈北來旋復以病歸一病累載竟不起兄則
人事沓雜亦積勞多疾斯事道成廢輟矣比者延釗先廬伏處補
讀遺書去歲始以述林原稿重付掌錄一復舊觀繼則覓求隊簡
冀宏捋緝半年以來時有續見從姪師覺助余網羅商量編校大
氏目覩原稿或其他手澤者先君爲人書箋每多逸錄自作詩詞在所必存其傳寫
而來者則必再三玩繹審辨眞贋祝延之辭外間所見無慮數十
編章實齋所謂因質施文神明其法李越縵所謂稱情爲文自運
杼軸凡斯之類固當悉著於篇卽或泛應給求但與周旋而俛仰
者亦竊錄之以存詞致蓋後人追纂與自定其集義旨殊也綜攬
茲所裒輯視弟原鈔文增數培且益詩詞謹寫成遺集八卷順德
李仲約侍郎文田嘗爲先徵君作經微室齋額因輒用題署將與

述林新寫本先付剗外此謄稿尙有再斟當更爲續編焉嗟乎
以延炯之賢而好學荷薪可期齋志初輒乃令不肖如延劍者以
四十無聞之碌碌獨孜孜焉效提槩而懷鉛守先其猶病諸待後
更將誰屬玉海縹緲縱橫風雨誠所謂存亡危急之秋也上章敦
牂辜月之拙次男延劍校寫終帙附識其顛末以綴冊尾去延炯
之卒也垂十稔孤露餘生孔懷增痛對寒檠而撫卷潛然者甯惟
骨肉之恆情哉

辛白詩鈔跋

林 損

孟冲先生縱其餘技爲古今體詩都四百餘首而特長於詠史斯
其學術之所寓也天台褚石橋序先生詩以爲鬪題分韻之爲異
己雖然精義入神何適非道必平日有所積而後臨時有所發天
下有多積而少發之者矣未有少所積而能多發者也使夫鬪題

分韻之爲而其多且精乃若此則先生之於史學豈易測哉昔吾
甌鄉先生王文公忠龜齡亦嘗爲詠史詩歷述皇王宰輔之跡以
備殷鑒先生之詩則於治亂興亡之故三致意焉百里之間千載
之下一旦遽出而掩其上雖源委之有常歟蓋亦隨世運而屢變
矣若夫立身行己本末嚼然先生亦何愧於龜齡哉

宋徵君年譜後序

陳 哲

徵君生不逢時家國多難飄零南北備嘗艱險窮愁箸術爲世所
共和者厥爲卑議一書卑議作於清光緒寅卯年間當是時洪楊
回亂相繼平定朝野固僊方自謂偃武修文赫然稱中興之盛治
甯復知天地中尙有所謂東西強鄰眈眈虎視於其間歟卽如碩
學多賢號稱東南大師之德清俞曲園先生猶以變通篇恐妨政
體况其下者乎斯何怪舉世洶洶目爲邪說亂夏羣欲起而誅之

歟雖然此猶徵君所自謂卑無高論者耳徵君尙有高議書先卑
議作申周學重孔問共數十萬言周學者明今所謂漢唐宋學非
周以前之學孔問者以孔子廟問項橐譏今士失問也故曰學亡
於秦問亡於漢陳義甚新奇孤高又有君道吏道篇至欲廢官制
去階級蓋無政府主義是持論較鄧牧心伯牙琴爲尤激子道婦
道篇闢三綱忘六情似莊生至樂之說每與人言輒觸世怒且忌
者將欲以興大獄乃盡火其稿徵君旣沉滯廢鬱落落不得志然
其心固日以表彰孔氏爲己任者也其平生論政凡三變高議書
演莊周之學近孔氏所謂太平世之政見卑議演子游子輿之學
近孔氏所謂昇平世之政見晚近所輯之山左陳言錄演仲弓荀
卿之學近孔氏所謂據亂世之政見徵君之政說愈變而愈卑而
求治之心漸卑而愈切然其居境彌切而彌窮矣嗚呼神州長夜

四時嚴霜徵君獨有餘痛焉

跋鮮庵輯後

陳謚

此余亡友楊君則剛嘉所輯鄉先達瑞安黃提學紹箕仲弢先生之作而余爲補錄成書者也則剛好爲校讎目錄之學尤自服膺黃氏昔提學故與宗室盛祭酒昱長白端尚書方福山王文敏懿榮江陰繆太史荃孫宜都楊舍人守敬南海梁編修鼎芬並負時望治金石文字蓄嗜鵠槩與同縣孫徵君詒讓學者稱二仲先生余兒時輒喜留意鄉邦文獻每侍先君聞前輩故事心若夙契蓋不自知也己未之秋余始識則剛於吾家繩甫湫溲齋於是知則剛與余有同嗜焉則剛此輯載之曝書隨筆計文一十六首錄目以存而余未見其書辛酉春仲則剛復餘杭褚禮堂德彝書云鮮庵遺箸嘉處廬有雜文二十餘首予以知則剛此時所得較富然

亦皆提學不欲流傳之什而則剛尊人志林明經紹廉永嘉續集之所錄也余今辛未家居無事欲自蒐求鄉人先達遺箸用力益勸自清乾嘉以來詩文雜箸無慮得百餘種伏案諷誦癖又作矣於是有獨見曉齋叢書之目是輯也則假楊氏傳鈔本依則剛所訂目略爲刪定去其不可存者益以他書所得付之寫官而論學之作亦惟吳氏說文古籀補島田氏古文舊書攷孫氏墨子間詁跋散氏盤靜彝釋文數篇而已固無所自見其立言之大者博採方聞有竢理董而惜則剛之亡久矣爲可痛也餘都若干首殺青旣竟敬識數語附於篇獨見曉齋者余先祖明經公自課之室也

懷舊十四首丙辰舊作

池志澂

寒梅拔俗鶴清奇
儒雅風流是我師
記得霜天明月夜
西風同立古漁池
林香史先生汝梅

梧桐百尺淨無枝高格如君近亦稀妙筆未傳蟲鳥跡老來猶讀

意園詩

許雪航先生啓疇先生有意園詩稿

落落張公樸亦幽閒吟詩句最清流偶來佳客茶爲酒半畝黃花
自有秋張菊年先生成祐

雅淡清和王小雲蕭疎山水頗傳神平生不喜脂韋習我是當年
賞畫人王小雲先生鴻誥

瓜面劍身削且癯治平早著萬言書滄桑未改英雄老變法新新

半蟄廬

樂清陳志三虬有治平通議著世

十年浪跡等飄蓬壯志誰憐命獨窮唯有愚公能戀戀論文猶見
古人風蔣心愚先生夢瑣

窮奇兀冪老周郎對座談風不可當與我相欣常相話文中狷狷

酒中狂

泰順周麗辰煥樞

泰順畸才第二周文章俊雅亦清適秦淮花月當年夢猶記同游
到莫愁泰順周曉芙恩煦

燈火申江落魄時悲秋宋子最吾思六齋卑議名言在世界翻嫌
出版遲平陽宋燕生存禮

永嘉詩人免俗難古文滄雪獨姍姍清風綠竹三間屋夫婦橫琴
對月彈永嘉曾滄雪先生詠春

高淡時文大布身當年血氣見天真晚來書著太陽教韜世甘爲
市井人金稚蓮先生鳴昌

我憶昆陽楊仲漁恂恂家法繼中書平生所學雖科舉得失榮枯
却淡如平陽楊仲漁鏡澄

古怪濟南太學生才高遇事氣縱橫東坡詩句龍川策擲地能爲
金石聲林祁生慶衍

富春公子舊翩翩與我生同屬虎年早歲科名悲短折誰知人物
宋南遷孫翼齋詒燕

蟲詩十二章并序

王理孚

虞山錢蒙叟讀禾髯進士蟲賦三十七篇窺其指意蓋亦荀卿
子請陳侷詩之意有託而云者也愴然歎息作蟲詩十二章以
詒之自序云余之意卽禾髯之意也海髯於三百年後讀蒙叟
詩亦愴然歎息依題學賦亦得詩十二章不學如海髯烏敢步
武蒙叟然海髯之意固卽蒙叟之意也

蜘蛛

結網午晴初添絲滿敞廬敢辭經緯苦常恐紀網疎空有垂天志
何曾要地居蚊蠅人共棄待爾爲驅除

燈蛾

憫爾微蟲蠢紛紛赴火忙黃那真速化赤燄正猖狂上客多焦爛
明時有毀傷更誰消此劫滅燭使無光

蟬

哀絃何寂寂高柳夕陽明飲露悲秋冷畏人知我清南冠猶作客
碧樹豈無情易落兒童手多因最善鳴

蜜蜂

蜜國詎無主惟非色尙黃勞勞雙股重采采百花香短課春多雨
嚴衙夜點糧釀成供一割畢竟爲誰忙

蚊虻

輕盈憐鳳子雙翅薄於羅拚向花間老閒聽扇底歌粉痕和露退
眉樣入時多所惜蘧蘧醒春從夢裏過

螢

身世長依草乘時滅復明有生皆腐化到死只宵行巧向人衣坐
光同鬼火爭涼秋天未曉爾輩任縱橫

蒼蠅

失時爲弔客得勢上金鑾只顧腥羶逐全淆黑白觀營營止樊棘
擾擾入杯盤及溺人誰惜徒嗟下箸難

蚊

昏時爭一出直欲負山趨夜夜喧成市家家痛切膚肌營腸破潰
掌摑血模糊莫恠眼光小焦螟壯此都

蛔蟻

豈但膏肓疾危堪是扁倉伺微生內變失計在包荒同是腹心疾
何須較短長排除原有術盪氣一迴腸

蟻

棟宇將傾矣纍纍見蛀窠
窒封原避雨隄潰竟成河
失水長鯨賤飄風大樹多
早知歸一夢應悔戰南柯

米蟲

倮蟲三百六我亦祝豐年
畢世惟求飽微生總可憐
未能餐綠字豈敢厭紅蓮
同類何相厄飛蝗忽蔽天

蟋蟀

清秋霜氣重萬籟忽成瘖
芳草幾時綠王孫空有音
天寒頻促織歲暮獨哀吟
勝敗都忘却金籠漫費心

易安居士填詞圖爲余眞題

陳閔慧

匝地繁英金亂綻獨坐心傷
聞過雁梧桐細雨滴黃昏
填詞應是聲聲慢詞家三昧
悟最深張柳歐蘇付嘲訕
茗溪雲麓彼何人傲岸固知
招侮媢誰憐命婦伍流人
晚境艱危逾入棧鑄肝鉢腎亦

何爲識字從來多憂患歌詩空復追杜陵文武嬉恬甯足諫淒絕
雙溪舴艋舟載愁自歎飄零慣詞仙一去近千年夢紀鵬鴞豈空
幻惜虛俎豆藕神詞持較若姬輸一間藕神詞在濟南大明湖嘉
道間濟人擬祀易安借何
蟻叟不爲書粟主如月上故事披圖疑坐歸來堂胡馬未來時清晏點漆雙眸瑩
秋水古器洵能辨眞贗宣城女史悟前身嗜古亦解閒錢辦合將
此幘供深閨薦以寒泉秋菊辦

聞遼東戰訊不眠作

夏承燾

黑頭不耐閒居課二更短筑無人和江潮日夜變秋聲來繞匡床
撼高臥董龍雞狗不足嗟坐聽天狼如雷墮看人干戚舞刑天容
汝雍容話江左江樓髣髴見瓜州晶晶西興數星火安得樓船共
放翁大雪聊城飛一箭

歎逝四首

宋慈抱

胡大令 蓉村

最憶辛壬歲墨池訪我時銜盃惟飲酒抵几便談詩桑梓憂兵劫
膏肓奈病危神交孫太史遺箸仗昭垂昭文孫師鄭太史以胡丈詩入清代咸同詩鈔中

王大令 筱牧

皖北歸田日郊原策杖行待人無畛域論事有權衡絲竹倡酬樂
文章閑適成吾如孟東野聞訃歎勞生

洪廣文 博卿

赫赫燉煌族公眞學者師少年工作賦老去愛填詞室有斜川和
門誇小阮奇芳蹤俱已矣陵谷悵頻移往時與公以詩倡和者令阮叔林太史卓然名家令

嗣幼園茂才亦有佳句今俱作古

王明經 子祥

吾年方舞勺公爲闢愚蒙清代知經解唐朝得史通功名慙未就

師友感無窮一夕河汾冷遺書委蠹叢

南昌從役十六年作

李翹

仲宣從軍樂萬壽負戈歎澄清自茲始憤慨思投翰千里越洪濤
貞觀赤石岸紆迴九派殊移徙三江變于時節序晚淒風正激迅
廬岳闕煙霄洪崖杳幽峻豫章哀子遺屋舍餘煨燼軍府識髦英
艱危資忠信尙想徐陳賢誰知周程慎卑躬士方至曲全道益進
鉛刀無一割僮俛誦前訓

孫藻田師七十壽序

李鴻章

道光二十七年鴻章舉禮部試與侯官沈文肅公同出吾師藻田先生之門先生以言事去官鴻章撫吳請主紫陽書院後文肅督兩江請主講鍾山今主龍門立朝二十年退而爲書院師者垂三十年而先生七十矣同治初大軍定浙時溫處兵備道爲督師者所倚任一切以軍興法取辦治酷暴鄉人列其狀致京師先生言於朝卽下督師者覆按先生在籍治團練地方官吏已不便其所爲至是皆欲傾先生督師者覆奏謂先生言不實坐罷歸昔寶應喬侍讀與河臣力爭海口之議又倡其鄉人官京師者抗疏論之以喜事罷諸城寶侍郎爲浙江學政因士民之憤發平陽令奸貪巡撫及按事之使者力持之幾逮治是二事竟得直當天下承平治制森列聖祖高宗之仁明枉曲者不得逞然機牙傾伏深矣勒

文襄阿文成名臣也而猶不免於清議庫勒納福崧之徒詎足論乎先生之去官鴻章方治兵力能白其事當是時朝廷詔書屢以調和責諸路將帥鴻章於先生既有師弟子朋黨之嫌又懼涉於歧梁洛蜀交爭之迹不能執公論以明天下之是非至今思之愧負明義然其後曾文正公數數欲申慰薦先生固謝之迺歎賢者之用之固不可以尋常測也韓慕廬有言吾儕官一品豈若秀水朱十以翰林歸田論箸不朽嘉定錢少詹亦云官至四品可休奉諱歸田遂不復出同時錢唐梁學士亦以中年引疾歸三君皆至大年朱晚達其歸也以被排錢梁俱早貴遭際盛時羣材彙征照耀臺閣而超然遠於榮利有文史之娛無寵辱之驚其享大年宜也君子之出處顧其用何如耳伏維國家中興之烈邁於周漢師武臣力而文教益振二十年間直省開置講堂設局以刊遺書海

內相望有過於承平之時此其氣象之隆盛擬於東漢永平之風
非唐肅代以後所能及也東南大都會必有儒林大帥任斯文之
重裁成後學六藝四科以待百年禮樂之用者其事絕大且遠溯
自同治建元以來如興化劉中允吳縣馮中允臨川李大理湘陰
郭侍郎德清俞編修及哲兄太僕並以侍從舊臣文章鉅公相繼
爲各書院師而先生科弟最先曾執筆侍成皇帝與太僕皆以文
學致通顯經師學海出於一門神明強固長爲後進所宗仰往者
天台齊侍郎兄弟年八九十優游里巷人稱爲瑞溫台諸山東附
大海神靈窟宅代有異人偉矣先生爲講官數言事皆天下至計
最可憐者道光季年論廣西治盜事宜咸豐初曾文正請復講書
舊儀時以爲迂獨疏爭之在坊局已隱然負公輔之望矣旣去官
天下想望風采以爲當復出至於今日論人才者惜之然使先生

晚而再起躋八座入兩府止矣論其所得亦孰有多於此者哉鴻
章在兵間十餘年爲疆吏者逾二十年志意非復往時而忝負天
下責望時事蹙蹙無能補益獨居深念時有羊太傅之歎角巾東
第旣未有期而迴念平日師友文正文肅僅得下壽今日望之已
如古大臣大理中允其姓名亦光於國史儒林之篇儕輩已就凋
零而海內猶存一師靈光一殿巍然天南神仙中人可羨而不可
企旣感且幸開歲六日爲先生生辰師母林恭人亦登六十公子
來徵文爰舉石林東臯之事而以竹垞息園山舟莘楣出爲之迹
耆壽之徵以質先生皆翰林故實也山舟壽最高與夫人百歲齊
眉尤爲殊祥敢以爲先生及恭人壽謹序

陳介石先生哀詞

葉爾愷

嗚呼遇不足以展其抱年不足以酬其德伊古如是者多矣况今

鈞天醉夢大地墨穴何獨於君乃悲慟其若此惟君道德之崇高
性情之篤斐器識之超邁而佐之以學術之粹美故其施於楮墨
發爲詞令籠萬派而趨一軌凡世之聆其名讀其文者罔不心傾
而足跂矧其爲道義之投洽歲寒之素交聞訃撞胸愴永訣於生
死嗚呼君以癸巳鄉舉於吾弟爲同歲而與余深交則自丙午京
師創辦旅學始以君之才氣磅礴淹貫百氏而其處事應物必斂
尋而就咫故其在學也訂教程立表經獨與我意見融洽若宮之
應徵泊乎蹤跡睽分我滇君粵猶時通乎素紙愴國是之變更我
獨蟄居乎滬涘而君往來南北逆旅經由必左顧而莅止痛海宇
之瘡深感龍蛇之陸起念聚促而離長每傾談而移晷何圖別未
一年訃告飛傳竟長眠而不起嗚呼以君體魄強固筋力堅卓宜
若可壽並乎黃綺乃以骨肉彫零悲懷填鬱中壽甫登遂爲二豎

所摧靡然而恆幹雖謝精靈不滅其灝氣英光與雁蕩山而並峙
而教澤之涵濡浸潤於士心者亦將共甌海温江長流而不已又
况臨終正定神明不亂誦經卷而頂禮則君方解除纓絡脫卸塵
滓洞然於幽明之故去來之理所難堪者天末故人同調無幾知
我如君既未獲視疾臨喪僅能遙酌清醪望風而淚泚

叢 錄

善葆陳.....言瑣菊藝

澂志池.....記遊臺全

新式
標點 馬氏文通易覽

原著者丹徒馬建忠
編纂者瑞安邵成萱

洋裝一冊定價
大洋一元五角

我國文法之書始于丹徒馬氏建忠所著之文通顧其書研覈
需時而稱引又繁且疏誤矛盾多所未免瑞安邵成萱君念其
十餘年力索之功深恐廢棄于時乃重加編纂經數載而后竣
事仍其原名而別之曰易覽蓋前人之苦心既賴以不泯而文
法之教科又獲善本焉現由本局排印寄售存書有限欲購請
速

又邵君爲教授者自修者便利計另編本書索引十卷不日出
版特此預告

瑞安仿古印書局啓

地址浙江瑞安揚衙街五號

茂甚有花殘後而葉尙肥嫩潤澤不瘁者此法實妙不可言每見人種菊秋前尙可觀至秋後則漸漸老去作花乾瘁無精采或夏秋之交生機已停得秋雨雖稍轉嫩茂而脚葉已全脫落皆因盆土有限根行易遍不早爲道地也果能參悟及此直可盡得種盆花法想精於此道者必不河漢斯言也

起盆亦有成法先將盆土晒令燥臨時將盆邊之坭四周挖去少許放倒其盆用竹木器或鐵器一頭貫入盆底漏處一頭先用脚踏定復將盆底一面稍稍托起兩手抱定盆唇用力一托則全盆自然脫出而坭盆不散落此亦種花者所當知悉也

培植

再言培植灌溉之法當清明穀雨立夏之際雨水必多不可再灌令過濕致根難生發亦不宜用肥水肥料轉困生機及扞活分頭

至二次後可量加陳久火坭少許於根際亦須與田園土拌過或再灌極淡肥水亦可分栽時值四五月之間天氣漸熱灌溉宜漸勤然雖熱却尙不燥唯六七月之交燥令大行切須時時留意不可一日缺水大約分盆皆及五六月加坭二次肥料極宜慎用交秋後霖雨起可將肥料與田土參半或四六勻過加足令滿或立秋後加一次白露後續加一次更好每欲加坭將坭面先鋤鬆則新入之土與故土自融洽而易受肥性此外不拘時日看坭面稍實凡大雨過最易實卽須去瓦略鋤唯不可過深致傷細根雨後坭鬆時將細草拔去之然當暑時却不可去草鋤坭盆面之坭切不可過細使易障痞盆底近漏處亦宜粗塊使易利水天氣久晴不雨純用清水灌溉恐坭面愈致燥結必須間用肥水則坭性自軟却不可太多太驟酷暑時根停不行尤不可用大概用肥料肥水仍宜

視花之老嫩強弱若枝葉壯茂多用肥料亦能領受若纖弱枯瘁其根必已受傷多用肥料肥水匪徒無益且將爲害矣

每驗紅紫種及粗枝

大葉者能多受肥質黃白色及花葉柔弱者宜淡不宜濃

此理與醫家用補劑同最宜熟玩六

七月中每日須灌兩次早晨宜枝葉坭面並灌溼晚下愈遲愈佳可僅灌坭面使枝葉夜中飽受天空清露然將枝葉微洒一過却無不可至作花皆宜僅灌枝葉及坭面斷不可將花沾溼使花瓣紛亂不整而易殘也花將見色時用至淡肥水灌一二次以助力更好凡灌清水宜新汲活水久貯壞水及池水有鹹質者均不可用此培植法宜隨時隨地細加體驗權變不得呆守定例致失化機也

脩飾

交秋後枝幹漸高颶風皆作

吾甌濱海颶風極多六月須扞細竹

中往往即須扞短竹護之

以扶護之

有人遇大風雨時將盆移至室內此最無謂菊枝高大雖畏風雨搖動能早扞細竹以護之即大風雨亦無害

不但風不能搖易於長茂且枝幹正直緣竹而上不屈曲礙觀也

扞竹亦有成法先取正直細籬竹量花枝之長短裁定

此竹吾邑俗名籬竹

節疎而平性甚勁直園丁每取粗者作籬及為苴棚瓜架之用染紙人往往取其稍細者若扞菊則須擇最細者為佳再將

該盆菊枝多少長短細審一過

若枝過多可先量剪去纖弱不整齊者

務定一成局

於胸中扞作兩圍三圍某圍幾枝某枝扞何處規撫既定然後隨

手按次第將細竹扞去束以棕絲竹扞下皆宜一眼覷定上頭方

能停勻圓整竹根入坭宜深宜實束棕絲宜鬆不宜緊如此則自

然整齊足觀根葉不損若胸無成竹紛紛亂插起落無定不但多

傷根葉花開時定錯落參差無秩序有礙賞玩此脩飾法雖為藝

菊之末務亦不可不稍稍留意

保葉

最著靈異余遂入廟展拜慨想遺風嗟呼凡生有功德於民沒則祭以報功義固然也以我王事實雖不可攷二百年來里社不沒其馨香其必當時有實德感人者深矣余與王同一本遂歎歎久之次早謁臺南道顧公遂留署臺南地土鬆浮民氣忙悛似不若臺北之平疇廣壤然帆檣鱗集百物所聚亦海外大都會也臺北多山臺南多水臺北多雨臺南多風臺北之土堅而紅故民風亦強而悍臺南之土皆沙故民風亦流於弱然草樹鮮花瓜菜茄苳經年不絕臺南北皆然也在道署二日欲訪友人孫君巡檢於大武壠地在嘉義安平分界之區藍鼎元集所謂通羅漢門阿候林爲南中二路之咽喉者卽此向作盜藪故設巡檢以駐之次早出安平城迤東北行二十里時已薄午遙見馬牛四來百貨交集譟呼喧雜道路爲塞余不得已導輿夫叱路而出蓋村民無巨市貿

易往往十里二十里有地定期設市而遠近售商者率以期畢集昔人名曰市集然不僅臺灣然也入署見孫君談綦久留三日仍回臺南道署查安平到臺東尙有九站山路過鳳山卽係番社嶺嶺浚谿險阻異常非多隊不可行適胡公有餉船來在此遂遣從人打發行李上船余自起轎陸行十二早出安平城南行二十里曰大湖市鎮甚鬧再二十里曰阿公店大市鎮民居更稠密有分司營汎在惟風沙太厲行路者目不能開遂止焉十三早由阿公店二十里曰楠梓街亦大市鎮數里皆楠木故名入鳳山縣界是日適市人迎會蠻女頰衣紅瓣滿插香花絡繹不絕亦趣觀也過此二十里皆沙漠不耕之地兩塘蘆荻黑暗如林當時最爲盜劫出沒之區去歲鳳山令李公嚴殺數十人此風稍戢再行六七里爲鳳山縣城止焉由臺北至臺南過大甲溪卽無山至鳳山始有

山然亦不高鳳山城小而形勢甚闊東南皆沿海向稱毒瘴惡地官其邑者皆不敢至今則民番雜處商賈雲集亦臺南之屏衛也十四日出鳳山城東行十五里曰林仔邊地甚秀腴清溪環抱綠竹茂美有三吳風所見婦女皆水眼小足瘦韻嫣然過此皆溪隔一里則涉一溪深者渡以竹筏最後一大溪焦石峻嶒水浪洶湧猝遇暴雨多嗟滅頂過溪爲東港宿焉此日僅行三十五里不啻六七十里焉皆以溪阻也東港居民數千皆草戶大半捕魚爲生鳳山沿海諸港半多壅塞惟東港水深二丈商船便於出入故繁盛焉此地出蔗糖多販售我溫以港口與溫海對峙也十五日雨轎夫不肯行遂止東港是日適行李船到了哨官來見午霽步行海岸見檣柁數隻皆冉冉欲我浙行令人起鄉思焉十六日由東港行約五里遙望對峙海中有一島哨官曰此小琉球嶼也離此

約六十里島中居民四百戶男女二三千人地不產五穀以捕魚雜種爲生恐宵小易於藏匿近以屯兵守之案康熙時張給諫出使琉球記謂由五虎門放洋過梅花所七日矣今舵工上斗遙見東北一山形圓卑如覆盂四面無匹心甚疑之越日因北風引舟南行詢之土人則曰小琉球也北去日本東出弱水洋當飄蓬萊扶桑不知何日西還若是則小琉球當此嶼矣再行十五里曰蕭家莊此地僅十數家皆蕭姓然皆殷戶出米甚多再行二十里爲石頭大營卽東州界止焉營官譚鎮軍以余統營幕府卽以官銜手版聲砲飭隊而迎欲於次日上三條崙譚營官曰去此數里皆番山險社地僻人稀非多隊不能行必須敝營先飭知各分棚以便派差伺候遂勉留一日十八早譚營官卽派哨官一人洋槍隊二十人刀叉大旗對號各二人護余上嶺十五里至歸化門營換

隊焉又十五里至六義社營又換隊焉又八里至大樹前營止焉
營官歐君曰自三條崙至此雖峻嶺馬轎皆可行過此四十里凶
巖峭壁草木蒙茸非番轎不能涉故敝營半番兵焉十九日歐營
官卽備番轎一乘番兵三十人皆執槍矢以行歐君復曰此去二
三里煙瘴甚厲歲不見天日六月非重棉不暖公須含栴榔數口
以避氛焉番人每行數十步輒長嘯一聲作老鵬鳴其聲甚裂羣
山皆應復前行數武見高峯數重果皆壁立番人屢以指語不能
轎遂下轎攀援而上屢涉屢仆不得已復命兩番兵挾掖而行烟
霧淋漓十步之外不見人鹿啼猿吼遠近俱聞如是者十八里到
大樹林營焉大樹林十里兩旁皆合抱大樹樹黑如山人皆樹中
行凶番往往匿此以槍矢殺人月必數發番兵過此砲聲不絕屢
以番語告人曰隔隔莫又曰麥溜溜隔隔莫謂小心也麥溜溜謂

快走也再行十五里爲出水坡營遂下嶺焉下嶺較上嶺愈險且峻余旣不能步祇得面山背坐閉目任扛八里爲溪底營谿底亦爲番社最險之區谿闊數里冬春水涸可涉秋夏颶風暴雨往往漂人入海兩山石壁皆作奇形獼猿數百見人不避忽聞砲聲羣焉升木林樹遂震震有聲有一哨兵告余曰數日前有凶番於此殺二人焉時日未暮陰風怒號巖壁半黑鴉鳥無聲余心悚焉今晚遂回舍谿底營十九日出谿底營四里皆海岸行北風捲面塵揚接天怒濤拍岸倒捲如山回視昨日所過諸峯或霧或日皆矗立萬疊不知昨日何以能過之天地之色至今日又爲一變矣十五里到巴郎衛二十里到大竹篙飯焉又二十里到軒仔崙又八里到大麻里亦大營宿焉二十日自大麻營復遵海而行數里遙見野番數人皆卉服佩刀騎牛高嘯而來余心復驚哨官曰此皆

紀事



本
社
紀
事

鄉
事
紀
聞

甌海異聞錄

桃花菴

梅

永嘉張羅山公當嘉靖朝以議大禮迎合上意與桂萼張獻夫等遂大用一時寵眷最隆賜第於松臺山下連雲廣廈媿美金張門榜大學士嵌以黃金與夫巍巍綽楔所費不貲當皆以巨萬計僕從之盛亦可想見惟有一婢名碧桃者年僅及笄頗修慧業淡妝素服日惟膜拜觀音大士與貝葉爲生涯羅山公憐其苦行以爲朝雲後身攜之出家居以桃花庵從此桃花一盒佛號千聲遂參妙諦得成正果茶毗之日異香滿院今名爲張氏新庵卽其遺址也陵谷改遷滄桑變易相傳有某生落拓不羈豪於詩酒一夕泛舟西城下月明如畫水波不興忽隔舟有素妝女尼起曰儂與君有夙緣幸毋見却與談皆世外徜徉事或語及蓮因絮果抵曉而去臨別留詩云橋通寶婦是儂家君若得間來泛霞破瓦頽垣非昔日門前賸有白桃花次早生登岸訪之見桃花菴有塑像與女尼無異菴前碧桃數株而已其詩灑然而來亦成天籟動人遐想羅山勳名原空前而絕後垂之史冊樵夫牧豎皆稱道勿衰宜也而碧桃一弱女子一縷香魂歷數百年而未泯亦奇矣

鄉事紀聞

溫州有報章始於民國元年東甌日報當時頗著聲譽繼此則報館林立分門別戶有曰甌江報有曰飛霞報有曰溫處公報有曰甌海公報有曰大公報有曰新甌潮經理以永嘉或瑞安人居多材料則國內要聞多錄滬報本埠新聞憑訪員來稿餘以前賢遺著或近人雜作充篇幅然溫州既僅五縣處州又苦僻遠雖有新聞紙月消不達五百分月資不過六七角報館既開則房租印工紙費薪俸種種開支往往入不敷出藉長期廣告費爲助又虞缺乏於是希多載新聞引閱者興趣每當山西日落電燈微明手民索稿亟於催租異地來函寂寥無幾主稿者躊躇失措則里巷瑣屑之談閨閫佻達之事無不入錄輿論斥其草率不知此正報館苦痛難爲局外道也然溫州非不宜設報惟設報不宜太多溫州

非無新聞雖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宜設週報月報不宜於設日報
溯自民國成立以來興利除弊温州非無政事徵文考獻温州非
無掌故循吏酷吏之治温州非無公評然於温州報尋其底稿足
備志乘采輯顧何如哉報館既屢設屢闕閱者亦隨看隨棄甚至
於議會之提案官廳之要件報章無可查是宜每日報於年終結
束時編一温州六屬大事記取全年精粹印成專書或存圖書館
或置各法團爲他日修志之用其益有四新聞曾經更正者不錄
則所言可信一益也公牘非曾核辦者不錄則所載皆實二益也
職官之去留隨時記之他日不須推測三益也建置之委曲隨時
書之將來可以考索四益也其他關於鄉邦大事尤指不勝屈依
此辦法章學誠所云官設志科者可以卸責温州報界同人或稍
稍留意乎

本社紀事

本社最近業務計劃擬設公共圖書館從事籌備商由孫君孟晉李君孟楚陳君牧菴陳君繩甫張君宋頤林君志甄諸人先將家藏圖書各抽出一部份寄存本社以供社友共同研究推由林君志甄主持並擬調查舊甌海道屬各藏書家目錄及刻書總目現存板片總數以備本社編輯甌海藏書志推由陳君牧菴主持擬定徵求各藏書家圖書目錄辦法十則一凡舊甌海道屬各藏書家請編藏書目錄寄由本社編輯部徵集一各藏書家如有宋元刻本及抄本書籍無論完缺請送本社登載卷數頁數以資考證如或將所藏書籍用攝影版寄贈亦可一各藏書家如藏有鄉哲未刊書籍請假本社抄錄可以限期奉還如或不願出借即通知本社派人駐繕一各藏書家如藏有名人字畫以及先賢遺墨有

關掌故者請用攝影板寄贈本社一份供衆閱覽以爲紀念一各藏書家如有鄉哲遺像及石刻等請寄贈本社以備編輯年刊以垂久遠一各藏書家藏有名貴古物請通知本社派人登載人名物名以備查訪一各藏書家如藏有名勝古蹟影片者請贈本社一份供衆閱覽以資觀感一各姓所藏譜牒如肯出借請假本社查閱亦可限期奉還一各人如有知悉鄉賢名墓坊表所在凡志乘未載者請通知本社派人調查或以影片加以詳細說明寄由本社編輯部以供參考一如有時賢出版書籍亦請寄贈本社一份以廣流傳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三月三十日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四月二十日

發印 出版

轉 不 所 版
 載 許 有 權

甌風雜誌第四期

編輯者
 發行者
 印刷者
 分售處

浙江瑞安楊衙街十六號
 甌風雜誌社
 浙江瑞安楊衙街五號
 瑞安仿古印書局
 上海英租界浙江路
 上海中國仿古印書局
 各省大書局

價目表			期限	冊數	價目	郵費
全年	半年	零售	每冊	六角	二元五角	五分
十二冊	六冊	每冊	六角	三元四角	一元五角	五分
六元三角	三元五角	每冊	六角	二元五角	一元五角	五分